

波比是否在天堂

李艾媚 著





作者简介

李艾媚，原名李锦瑛，出生于砂罗越美里，服务于教育界。作者于一九九二年开始写作。作品常见于本州报章文艺版及专栏。曾先后出版三本散文集。《波比是否在天堂》是作者第四本书。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

美里笔会丛书之二十二

波比是否在天堂

李艾媚著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美里筆會

MIR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美里笔会出版 2003年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

美里笔会丛书之二十二

波比是否在天堂

李艾媚著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美里筆會

MIR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贈

美里笔会出版 2003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神州書局

文學叢書



PERSTUAN PENULIS CINA MIRI
MIR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會 華 里 美

一九三二年 神州書局出版

目 录



亲 子 天 地

- 1 自序《波比是否在天堂》
- 4 序《波比是否在天堂》
- 6 波比是否在天堂
- 12 奇妙恩典
- 14 两张黄牛票
- 17 惊喜
- 21 没有女主人的家庭
- 24 探病风波
- 29 哥，你好棒哦！
- 36 飞吧！孩子
- 42 兰心蕙质
- 46 死得好看一点儿
- 51 马背上的小女孩
- 55 关我什么事
- 58 下次不敢了
- 62 少一分也不行
- 66 亮亮的十八岁
- 68 为了孩子
- 72 难念的经
- 75 爱，要勇于表达
- 80 一份期待

目 录



安 然 走 过

- 83 Batang 先生
85 别担心
88 平安
90 四十三只小手
92 施与受
97 帶著祝福启程
100 完美的安排
105 “苦”中作乐
108 安然走过
110 新潮
112 重返工作岗位
118 是这样吗
121 诡异的感觉
124 过敏性反应
131 复诊
134 核磁共振摄影
138 脑袋有一个肿瘤
141 我还能活多久
144 不像弟弟的阿里
147 二姐的声音
151 饱受惊吓的婆婆
155 手术前后
163 向医生致敬

親子天地



目
录
子
天
地

安然走过

- 83 天堂
88 割破心
90 平安
90 四十二亿人
95 谁去爱
97 带着祝福启程
100 静夜听安祥
102 苦乐作东
105 安然走过
110 新潮
112 重游天津同仁
118 总是怀旧
121 痛并的感觉
124 过世与反过
131 苦
134 相册共忆摄影
138 回家有一个时辰
141 我还能活多久
144 不修来世的可是



自序

《波比是否在天堂》

一九九四年，《我们不孤单》出版，我以拥有一本自己的书而满足。

一九九九年，《别让爸知道》诞生，我对季仁说：“不会有第四本了”。

今天，《波比是否在天堂》即将付梓，我要说的是：“感谢上帝的恩典，使我的写作生命得以延续下去。”

我不知道其他的写作人是否有所谓的“倦怠期”，而我确实有两年的时间不思创作。那阵子，表面上我过得悠哉游哉，内心却不停地挣扎——难道我从此不写了吗？

后来，在一次聚会中，笔会某成员建议由在座的七位轮流执笔，每人负责一天，开辟一个专栏。当时自己心生怯意，不敢加入，无奈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艾媚就是如此这般被“拖下水”，在《美里日报》的“钻油台”耕耘起来。

二零零一年，《国际时报》某副刊主编问我是否能写一些与亲子关系有关的文章，我以“灵感不受控制”，唯恐误了大事为由加以婉拒。经过一轮“讨价还价”，该主编答应不定期刊出，也就是说，我无须给自己压力，灵感来了可多写两篇，否则暂停一两个月也没关系。就这样，我开始尝试另一个专栏——“亲子加油站”。

本书内容共分两部分：（一）亲子天地；（二）安然走过。

“亲子天地”取自《国际时报》专栏“亲子加油站”，共十九篇。第一篇是《波比是否在天堂》。艾媚与波比素未谋面，其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是间接从林老师口中获知。这小家伙机灵可爱，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小东西说去就去，没有给主人留下任何东西作纪念，连相片也没半张，幸好要纪念某人某物不一定非摄影机不可，利用文字也可以办得到。现将此文献给林老师合家，聊慰他们那几颗思念的心。

“安然走过”记叙我如何发觉脑部有肿瘤及如何进行治疗的过程。一系列的文章，记载了上帝的爱以及家人朋友的关怀。

一路走来，有惊无险，若非神大能的手在前引导，焉能如此安然？

“喜乐的心，乃是医治的良药”，生病不一定是坏事。艾媚在病中大大蒙福，也衷心祝愿在病痛中的朋友，靠著神常常喜乐，早占勿药。

艾媚喜欢可爱的图片，特地挑选一些与读者共欣赏。至于生活照，也是为了填补空间之用。

这本书只是艾媚的生活体验，藉著文字与大家分享，敬祝各位阅读愉快，谢谢。



19-6-03

序

《波比是否在天堂》

◇季人

艾媚执笔写作，已有十年的历史了。一九九九年出版了第三本书《别让爸知道》之后，停顿将近两年。“休息是为了跑更远的路”这句话如果用在写作上未必完全正确。写作人都会有同样的经验。一停了笔就不想再写了，而即使勉强重新提笔也仅是断断续续，写出来的东西也很难超越以前的作品。不能有所创新，许多写作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写作生命最后是无疾而终。而要排除万难，突破这种困境，则非有新的动力与刺激不可。

朋友的支持与鼓励也许就是艾媚再次上路的动力吧！公元二零零一年李艾媚的文章又出现在本地与古晋报章的文艺版或专栏中。这两年来，艾媚在文字上收获甚丰。《波比是否在天堂》就收录了这两年来

大部份作品。

《波比是否在天堂》内容分为两部份，其一为亲子天地；其二为安然走过。两部份各自有其连贯性。

孩子长大了，为了追求更高的学问，为了谋取更佳的工作环境，难免要离开家庭，人生就是如此这般，所以就让他们“飞”吧！然而儿时的眷恋，刻骨铭心。血浓于水的关连，又岂能轻易忘怀。所以本书第一部份有许多亲情，人性的描述。澎湃的情感，深切的关爱，真诚的祝福，流露笔端。

“安然走过”是作者生病求医的经历与感触。人生旅途原非平坦大道。有低谷、有高山。悲欢离合，充满变数。生老病死，没有人能避免。要如何面对，要如何化解，取决于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观。很多人都有困难，尤其是在身心健康方面。许多人身罹顽疾，惟恐他人知晓，为人耻笑，讳莫如深，结果是心疾难释，竟日与压力抗衡，生活在忧患莫名之中。如艾媚者能坦然接受，进一步和盘托出，让有同样困难的疾病患者能交换经验与心得，解除心理上的障碍，对肉体病痛的复原与痊愈，应该大有裨益。

散文贵在真。读过《波比是否在天堂》，你可窥见一个母亲，一位老师，一个病人的心路历程。

波比是否在天堂



2001年3月6日，林老师载著三个孩子到巴士车站迎接一个新“家庭成员”——波比。波比与它的一个同胞兄弟被主人黄老师从民都鲁“寄”来美里，开始它们生命的转折点。

波比的兄弟被另一户人家收养，而波比则属于林老师一家所有。也许有人已猜出波比是什么东西。没错，它是一只刚断奶的小狗，身上混有一点儿沙皮狗的血统。混血儿一般上比较漂亮，波比正是如此。它没有沙皮狗的丑怪，只遗传了它的可爱与忧郁。平日“不笑”的时候，波比眉头皱得厉害，形成一个“王”字，真个是我见犹怜，难怪连克利这个才十岁的小男孩也大大被激发出潜伏在体内深处的“父爱”，对它疼爱有加。

波比的外形特征除了额上有个“王”字，四条腿

的颜色也挺特别，白底配褐色波仔斑点，林老师管它叫“牛色”，意思是牛一般的颜色。波比的尾巴与众不同，是毛茸茸短短的一截，如果把它全身遮盖起来，只露出尾巴，包管有人误认它是小兔子。

小波比到了新家，立即成为林老师全家的新宠。这只小狗Sombong无比，在吃方面尤其挑剔，例如：午餐吃鸡饭，晚餐就不能重复，得供应肉骨饭或牛肉饭，搅得林老师餐餐要为她费神伤脑筋，比服侍一个小婴儿还要周到。

波比常和小主人克利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观赏节目，不知是不是连续剧看得太多，小东西竟然也学会摆帝王架子。吃零食时，不正正经经坐著，而是躺在地上，四脚朝天，等候主人把狗饼一块一块塞进它的“尊口”，偶尔还会使性子用舌头把饼给“踢”出来，让主人知道：本少爷不高兴，不吃了。

和其他狗儿一样，波比喜欢人家搔它的肚皮，光看它眯著眼的舒服劲儿，就知道它有多享受。不过，这小家伙挺怕痒，只要触摸到它肋骨旁的敏感区，它必全身酥软，发出唔唔嗯嗯的“笑声”，后脚也不能自制地抖个不停，屡试不爽。

波比在新家住了一个月后，皮肤病发作（估计是从狗妈妈身上传染而来），林老师带它去见兽医。医生为它注射两针，还给了一些外敷的药膏。账单开出来后，林老师被吓一跳。各位，猜猜看，多少钱？啧啧！是一百大元。老天！区区一只小狗，医疗费竟然

比万物之灵的人还要贵，往后不知还要见多少次兽医，这怎么得了？林老师心如鹿撞，不知该如何向家人启齿，最后把心一横，决定报小数，将一百零吉减去一个零，变成十零吉。

到家后，众人一听波比只花掉主人十零吉，都大为惊讶，认为便宜得不像话。林老师谎言一出，驷马难追，从此埋下一大堆麻烦。

麻烦很快就出现了。一次，林老师买了一罐维他命丸给波比进补，价格二十三零吉。女儿一见哗然，“兽医打两针外加一包药才收十零吉，妈咪，你这罐维他命怎么那么贵？”

从那次起，每逢给爱犬买什么吃的喝的，林老师总不忘先把价格标签撕掉，以免家中哪一个又拿那“可恶的”十零吉来作比较。

波比摇尾巴的本领堪称一绝，每当主人放学或下班回家，小波比必卖力地摇尾以示欢迎。其实用“摇”字来形容并不贴切，各位如果曾看过机械狗把一根尾巴“舞”得出神入化，就不难想象波比如何快速地将自己的尾巴“转”成360度。在摇头摆尾的当儿，小波比身上每一根毛发，每一寸肌肤都舒展开来，体内的每一颗细胞也都注满欢欣。这种热情奔放的迎接方式，每每令主人情不自禁蹲下身去，牵著它的“小手”，并肩同行。

波比不爱洗澡，但爱清洁的林老师坚持爱犬每日须沐浴一次。第一次洗澡，林老师用的是自来水。波

比被冷水一淋，大为光火，顾不得尊卑有别，竟然对著主人狂吠起来。稍后，林老师改用温水，波比方勉为其难任由主人摆布。然而，每次沐浴完毕，它必冲入厨房，衔著擦脚布一轮狂咬，以泄心头之愤。

波比虽可爱，终究年纪小，做事没分寸，以致闹出一次挺不愉快的“离家出走”事件。

事缘一天早上，林老师赶著去上班，匆匆把篱笆门打开，波比看准时机，一溜烟冲了出去。林老师措手不及，只得大声叱喝，企图唤它回来。波比只当没听见，自顾沿著马路小跑步。林老师望望身上穿的窄裙和足下蹬著的高跟鞋，真想不顾仪态追上去将这顽皮的小东西逮回家修理一番。正准备有所行动，偶一回头，不由得暗呼一声“侥幸”，原来路旁不知什么时候泊著一辆汽车，车中一位文质彬彬的绅士正饶有趣味地观赏眼前这一幕活剧。在绅士面前，林大小姐不得不硬生生吞下怒气，暂且按兵不动。

波比如果够聪明的话，早该察言观色，看出主人已经动怒，无奈小家伙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主人与它嬉戏，继续往前跑，还不时得意地停步回头张望，示意主人加油。

好不容易等波比过足了兴头，“倦狗知返”，林老师眼明手快，将小东西一把捉住，返回车房，松开高举的双手，只听见“啪嗒”一声，小顽皮重重摔到地上，五体“贴”地，龇牙咧嘴，如同一块兽皮，平铺在地面，姑念它是初犯，主人这一次只略施薄惩。

2001年8月是“狗国”的黑暗日子。附近的大狗小狗一只只染上瘟疫，不治身亡。八月杪，波比病了。它咳嗽、打喷嚏，林老师喂它吃“斑那杜”(Panadol)；但没有疗效，波比越来越虚弱，连小水沟也跃不过。眼看事态严重，赶紧带它寻医治疗。兽医为它注射两针并给了一些服用的药物，起初病情似有好转，但康复迹象有如昙花一现，之后三日不进饮食。第四日中午，波比斜卧在草地上，一命呜呼。那天是2001年9月6日，小波比与新主人恰好相处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

波比死了，但房子里，草地上仿佛处处有它的影子。三个孩子除了难舍波比的离去，还担心狗儿魂归何处。大姐说：“波比没犯什么罪，应该在天堂吧！”

话虽如此，她自己也没把握，于是姐弟三个细细回想，将波比生前所做的坏事一一列出，期望它没什么大恶行，不致于下地狱。波比的罪状如下：

- (一) 离家出走，惹妈妈生气；
- (二) 趴在克利背上，用力过猛，导致克利扑倒，门牙崩裂一角；
- (三) 咬烂两块擦脚布，价格约十八零吉；
- (四) 在花园里挖洞，搞破坏；
- (五) 把家人的鞋子藏起来，屡罚不听；
- (六) 曾经悄没声息地与妈妈在客厅与饭厅转角处骤然相遇，吓坏妈妈，也吓坏自己，双双发出尖

叫。

数算过波比所犯下的罪行，孩子们作出总结：波比不失为一只好狗。

这只还不满一岁的小狗，曾带给主人无数欢乐，它将活在林老师全家人心中。只是，孩子们仍然渴望知道，“波比，你现在是否在天堂？”



奇妙恩典



午后的客厅，阳光照在花布窗帘上，依然炫目。仁外出办事，偌大的一间房子，空荡荡的，如同我的心，悬挂在空中，没个落脚处，那么的不踏实，又那么没来由地一阵阵酸痛。

阿比到吉隆坡升学去了，昨天上午启程。随著马航班机的起飞，做妈妈的眼泪也遏止不住地滚了一地。至于心酸的感觉，早在一个月前已开始。

一些女人哭泣时可用“梨花带雨”来形容，因为她们哭起来楚楚可怜，惹人怜爱，而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条件”流泪的人，第一当然是因为哭相难看，第二则是哭后双目红肿，不能见人。唯其如此，我更加不明白为什么上天赋予我一颗那么易感的心及特别发达的泪腺。

现在，站在厨房中，门槛上少了一个时常坐在那

儿与我谈心（偶尔是抬杠）的阿比，禁不住心头一酸，眼泪又涌出来了。我不知道自己沾湿了多少张纸巾，只知道不能再哭了。

回到客厅，我跪下祷告，“上帝啊，求你安慰我，求你止住我的泪水，我不想再哭下去……”

带著模糊的泪眼，我到厨房去洗菜，无助地让泪水一滴滴掉落在洗碗盆中，天啊！我该怎么办？

蓦然，一团拳头般大的黑影迎面扑过来，撞到距我约两呎的玻璃窗上，发出“砰”的一声，声音不很响，但结结实实，动人心魄。隔著玻璃，我看见一蓬灰色幼细的羽毛，像烟花般飘散开来。

糟糕！是小鸟撞到玻璃窗。我扔下手中的青菜，飞也似地冲出去，有几根羽毛还在随风飘荡，一只美丽的山鸽子坐在地上，双眼明亮而有神彩，还好，没晕过去。我伸出双手，小心翼翼把它捧在手心，得找个地方让它休息，可别让野猫衔走了。

返回屋里，我决定委曲一下小仓鼠。仓鼠一共四只，分住两间“房子”，其中三只是一家人——父母和一个女儿，另一只是单身女郎，品种与其它三只不同，不能住在一块儿。为今之计，只好暂时把单身女郎放进捕鼠笼中，把“房子”让给小鸽子休养。

忙碌了半天，终于把小山鸽安顿下来。山鸽肯定是上帝派来转移注意力的，不如此，又怎能止住艾媚如山洪爆发般的泪水？

12-5-2001

两张黄牛票



去年，美里某中学举办文娱晚会，阿比问我想不想去观赏。说实话，我很感兴趣，也希望季仁能一起去，但我知道他不会喜欢，如果单单我和阿比去，让他一个人在家，心中又过意不去，结果没给阿比一个肯定的答复。阿比对我的优柔寡断很不以为然，也知道多说无益，于是决定与朋友结伴同去。

晚会公演前一星期，我打电话给杨同学，探询独幕剧《神医》的排练情况。杨同学很兴奋，“老师，不错啦，我们的校长和校友会主席看了之后哈哈大笑。”

我稍稍放心。这是一出搞笑话剧，演员如果不能将其中的喜剧效果演绎出来，就不算成功，换言之，我这个编剧的心血也就白费了。

挂断电话后，我兴冲冲去找张季仁。张先生正坐

在沙发上看报纸。

“我想去看文娱表演。”

“唔？”张季仁抬起头，眼神茫然，大概没听清楚我说些什么。

“你去买票好不好？我想看《神医》。”

“去哪里买？”这句话看似询问，但从季仁口中说出来，意思却是“哪有办法弄到票？”

阿比在一旁把父母的对白听在耳中，“妈，听说门票已经卖完了。”

算了，季仁反应这么冷淡，有票也没用。

演出那天是星期六，阿比傍晚去补习，下车前神秘兮兮，“妈，今晚我和同学去看表演，你和爸爸也早一点吃晚餐好不好？”

“还有，等下不必来载我，我乘同学的车回家。”说完，开开心心下车而去。

六时三十分，阿比带著一脸疲惫与懊丧回家，“妈，我要请你和爸爸去看文娱表演，我前几天托朋友买票，刚才我赶到民事中心，但朋友说票还未到手，不确定是否买得到。我现在和同学一起去，如果有票我会打电话回家。”

晚会于七时正开始，阿比匆匆换了衣裳出门，临走前重申，一拿到票会立刻通知我们。

七点三十分，电话铃声响了，“妈，入门票买到了，我用双倍的价钱，本来五零吉一张，现在他们卖十零吉，我在门口等你们……”

我用手捂住话筒，要季仁先去换衣服。

“半小时都过去了，还看什么？”季仁懒洋洋的，一点儿也不带劲。

“可是阿比这么辛苦才买到票，而且是黄牛票……”

“我不想去，叫她把票卖给别人好了。”季仁的语气不愠不火，但我知道，这个大男人一旦决定不去，即使用九头牛来拉，也改变不了他的心意。

“阿比，爸爸说太迟他不去了，你能不能把票转让给别人？”我明知这两句话像一盆冷水，却没有办法不说。

“这样啊，好吧，我试试看。”阿比的声调出奇的低沉，几不可闻。

隔天晚上，远在吉隆坡的星语特地打电话回家，“……妈妈，没什么事啦，我只是想告诉你，阿比很爱很爱你。她为了要给你一个惊喜，想尽办法拜托朋友的朋友帮忙买票，你看不到《神医》的演出，她很失望，很难过……”

我低估了那盆水，那不是冷水，是冰水。要经营一个“惊喜”是那么不容易，但是，一句“不去”就轻易地把一切全毁了。我是不是太残忍？

阿比，对不起……

29-5-2001

惊喜



《奇妙恩典》刊出那天，正好是母亲节。那篇文章的内容是叙述小女儿阿比离家后，做母亲的一颗心悬在半空，久久不能从离情别绪中抽离出来。

那天上午到教会去，一位姐妹问：“阿比怎么样？适应新环境了吗？你还好吧？我母亲看到你的文章，她说你……”

一番善意的劝解惹得我心酸难禁，眼泪又夺眶而出。

午后三时许，电话铃响，是教会的师母，“你好吗？我看到你的文章，不要难过，孩子们长大以后都是要出去闯的……”

不知怎么搞的，师母越安慰，我的泪流得越急，简直像泛滥的江河。

我不是伤心，真的，我只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调适

自己的心境。

放下电话，蓦然发觉周围环境与那天阿比离家时一模一样——同样的是午后，同样的是仁打羽毛球去了，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今天是母亲节呢！

我间歇性地作深呼吸，又做“吸鼻子”的动作，企图将“泪意”统统吸回去。正当我在与泪水作“艰苦搏斗”的当儿，一辆客货车停在篱笆门外，一位友族男士捧著好大一束鲜花走下车。

噢！好美好美的花。送花的男士应该是迷路了，他站在大门口向我招手，也许是要问路。助人为快乐之本，不过我也不能肯定是否能帮助他，因为我对美里的道路并不很熟悉。

“这是这里的地址吗？”男士出示一张小纸片，以英语询问，彬彬有礼。

不错，地址没错，可是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束花是送给你的。”男士把花从篱笆外递进来。

我捧著那一大束花，疑幻疑真。花束上有一个浅蓝色的小信封，上面除了写著“李艾媚女士”，还附有地址与电话，不过，笔迹却是陌生的，到底谁是送花的人？

谜团很快就解开了，抽出信封里的小卡片，一眼就认出阿比的笔迹。

亲爱的妈妈：

虽然我人在吉隆坡，
但我把爱留在家，
祝母亲节快乐！

阿比

4-5-01

我不知如何描述当时的心情，就在我刚刚和师母谈起阿比，刚刚还在为离愁而黯然神伤的时候，这束花适时送到我手上。那是一束粉红色的玫瑰，配上满天星和另一种不知名的蓝色小花，在亮丽的丝带与两层分别是淡红与浅紫的半透明纸的衬托下，花枝在我手中微微颤动，仪态万方。

刹那间，我心中充满感恩，感谢上天赐给我三个乖巧的孩子，感谢孩子愿意花心思为母亲制造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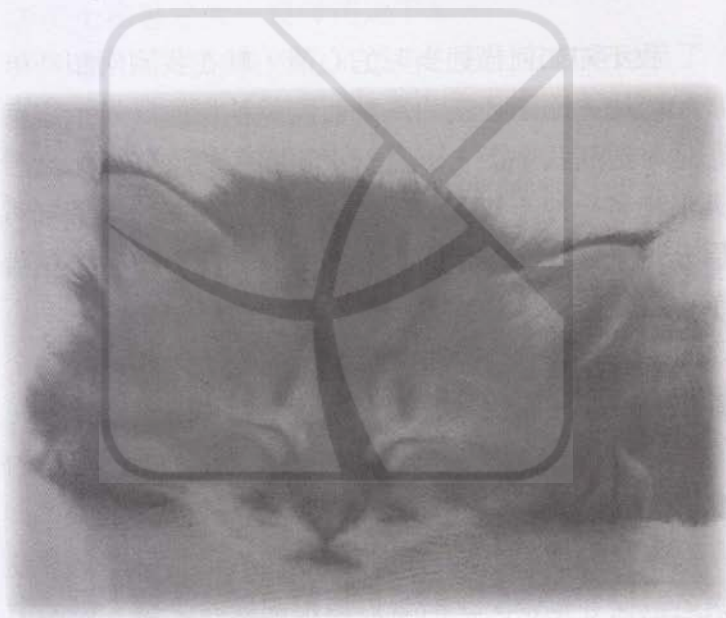
当天晚上，我拨电话向阿比致谢，发现一些“内幕”。

阿比在离家前向爸爸打听花店的电话号码，并要求爸爸保守秘密，之后就没再提起送花之事。母亲节当天，季仁左等右等，不见花店派人送花，急得在上午时分打电话到吉隆坡，并决定万一阿比忘了这事，他要自掏腰包代女儿送花，以达成这项“惊喜”。

难怪、难怪季仁看见那束花时，一点儿也不惊讶。

请别问我感不感动，玫瑰上面的点点泪珠，已经
不言而喻。

30-5-2001



没有女主人的家庭



伊芒先生(Encik Emang)来自峇南河上游(Ulu Baram)。三十多年前，他只身离开家乡到美里谋生，后来认识了在餐馆服务的辛蒂亚，两人交往了一段日子，决定结为夫妇。

婚后数年，辛蒂亚先后诞下二男一女。孩子需要照顾，辛蒂亚不能再上班。沉闷与贫困的生活使辛蒂亚难以忍受，她多次离家出走，最后一次是在小儿子七个月大时，从此这位女主人再也不曾出现在这个家庭中。

伊芒先生独自带著三个孩子，和一个“hampir seratus tahun”（将近百岁）的老母亲一起过活。现年五十岁的伊芒长得矮矮胖胖，样子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

每天早上，伊芒骑著陈旧的电单车把三个孩子载

到市郊的一间华小上学。九岁的小儿子坐在前面的油缸上，老爸端坐在司机座，后座两个小乘客是老大与老二。父子四人共乘一辆电单车在马路上飞驰，路人为之侧目。

伊芒先生是一间保安公司的员工，工作时间是在晚上，薪金少得可怜，只有区区三百零吉。以三百零吉来维持一个家庭的开销无论如何是不足够的，孩子们要吃、要穿、要买作业、要缴各种费用，家里常常穷得连一毛钱也找不到。

伊芒的老母亲视力有问题，看东西像雾又像花，呈半失明状态。为了生活，老人家在屋子周围的空地上种了一些青菜，每日三餐的菜肴全赖老人双手辛勤耕种。

伊芒没有钱买肉，两个儿子乖巧懂事，闲暇时常赤足到附近的大水沟捉鱼，为家人加菜。水沟的烂泥里藏有废铁和玻璃碎片，儿子们的脚底经常挂彩，伤痕累累。在叙述这些琐事时，伊芒眼中流露出无限的怜爱。

数年前，伊芒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架割草机，白天替人修剪庭园的杂草；晚上担任守卫，以增加收入。

在孩子们没有上学的日子，伊芒会带著三个子女一起去割草。做爸爸的挥动割草机，孩子们用耙子把草聚拢成一堆堆，再以塑料袋打包丢进垃圾桶。父子四人工作勤快，服务一流，深获好评。

“祸不单行”这句话应用在伊芒身上再恰当不过。大约三个月前，伊芒晚间在某超级市场执行任务，其时夜深人静，伊芒突然看见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影，手执利器，准备爆窃邻近一家商店。其中一名歹徒也看见了伊芒，唯恐伊芒坏了他们的好事，竟然恶向胆边生，对准伊芒腹部砍了一刀。其余的人见闹出血案，一哄作鸟兽散。伊芒负伤挣扎至附近一间通宵营业的饮食店求救，被好心人及时送院救治。那一刀深入伊芒腹部，把他的肠子也划破了。伊芒能够保住性命，实在是一个奇迹。

血光之灾过后，坏运气并没有离开伊芒。就在伊芒出院不久，再度回到工作岗位的一个夜晚，无良的小偷乘著老母亲与小孩熟睡时，把伊芒的吃饭工具——割草机给偷走了。

买一架新的割草机约需九百多零吉，对普通人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但是伊芒，伊芒知道自己无论怎么束紧腰带，也省不出这笔数目。

农历新年期间，伊芒带著孩子们到老二的级任——林老师家中拜年。三个没有母亲照顾的孩子头发油腻散乱，衣裳污迹斑斑，六只小手忙碌地把一个盛满牛肉干的玻璃罐来回传递，顷刻间，肉干被扫个精光。

伊芒一片也没吃。看著孩子们津津有味地咀嚼，伊芒瞳仁所焕发的光芒刺痛了林老师的心，那复杂的眼神所透露的是怜惜？是愧疚？还是诉不尽的无奈？

13-3-02

探病风波



下午三时，葛铃的车子停在门外。

“妈，我走了，拜拜！”阿比弯下腰系鞋带，一面匆匆对我说再见。

“嗯，记得叫葛铃不要把车子开得太快。”

葛铃是阿比的同班同学，刚考取驾驶执照，她们俩要去探望芳芳。芳芳是她们校内舞蹈组的组员，在一次练习旋转的动作时，芳芳摔了一跤，把腿骨摔断了。

望著那辆蓝色的小轿车消失在转角处，我有点儿担心，但是，葛铃的父母既然敢放手让女儿单独驾驶，应该没问题吧！不要杞人忧天，我回到书桌前继续未完成的工作。

四时三十分，季仁外出归来，“阿比呢？”

一言将我自忙碌中惊醒，对啊！这小家伙跑到哪

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五点钟，我开始焦躁不安，人在厨房里忙著，耳朵却是竖起来的，稍有风吹草动，立即自厨房奔出去看个究竟。

屋前的马路上倒是热闹得很，好几个小男生在放风筝，嘻哈之声不绝于耳，就是看不见葛铃的车子。

将晚餐准备妥当，抬头一望，彩霞满天，眼看暮色就要降临。阿比呀阿比，你难道不知道忧心如焚是什么滋味吗？妈妈现在不单是“心”在燃烧，简直连整个人都要冒烟了。葛铃也真是的，干嘛要驾车呢！早知道我自己辛苦一点儿载她们走一趟，现在可好了，手上又没有芳芳的电话号码，即使有，她们也不见得还逗留在芳芳家。我没见过哪一个人去探病一探三个小时的。

“安娣，安娣。”

正烦躁间，只见两个小男孩用手攀著篱笆门，探头探脑，一面朝我招手。

“安娣，我们的风筝飘到你屋顶上去了，可以让我们进去拿吗？”

“进来吧！”我拉开篱笆门，没什么心情理会他们。

男孩一前一后闯进来，抬头望了望，不约而同地发出失望的叹息。大风箏正高高挂在屋檐下，随风轻轻飘动。季仁闻声出来，小男孩有如看见救星，“安哥，可以帮我们拿风筝吗？”

季仁摇摇头，“太高了，除非有竹竿。”

“你从阿比的房间窗口爬出去，也许拿得到。”
看见孩子们失望的表情，我暂时抛开自己的心事。

“不行，一定要竹竿，”季仁转向男孩，“去找长竹竿，安哥帮你们拿。”

两个孩子旋风似地冲出去，不一会儿，拖著一枝竹竿转回来。

有工具，好办事，仁轻易取下风筝，小男孩兴高采烈地扬起风筝跑出去，差点儿和甫下车的阿比撞个满怀。

“咦！妈妈，什么事？拿竹竿干什么？”阿比避开男孩，一脸诧异。

唔，总算回来了，这个让人牵肠挂肚的小家伙，“你到哪里去了？”

“探病啊！中午不是跟你说了吗？”

“探病？探病顶多一小时就回来了，哪有这么久的？”

“妈妈，你不相信我？你以为我去哪里？”阿比不置信地瞪著双眼，一脸受伤的表情，“芳芳腿上裹著石膏，只能坐著，躺著，我们去看她，她很开心。她说她闷死了，要我们陪她聊天……”

“你只记得聊天，就没想到妈妈为你担心吗？连一个电话也没打回来，看看现在几点钟了？做错事，还那么多理由！”

我的声调不自觉地提高，这个阿比，太气人了，

我为她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她非但连一声“对不起”也没说，还理直气壮呢！

“妈，我没打电话回来，害你担心，是我不对，对不起。但是，我去探病是没错的，换作是你，你一定也会陪她……”

“我现在不想跟你多说，你给我洗澡吃饭去，气死我了。”我没办法保持心平气和，我只想痛痛快快地教训她一顿，以泄心头之气，但是她偏偏有那么多道理，那一条条大道理只会令我火上加油。

饭桌上，气氛很僵，大家都没胃口，一餐饭草草结束。站在洗碗盆前，我双手机械化地洗濯碗筷，气还没全消。这件事怎么会搞成这样？现在，两颗心都受伤了。

“妈妈，对不起，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么担心，我下次一定会记得打电话，你不要生气了。”阿比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轻轻靠在我身边。

“不要生气？你知道那两三小时我怎么过的？葛铃的驾驶执照刚刚考取，叫人能不担心吗？”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我平安回来，你就不要生气了。”

争辩最伤元气，阿比既然把台阶搬到我面前，我不乘机下台还待何时？只是，事情还未了结，请看下文。

第二天傍晚，阿比溜进厨房，“妈妈，昨天你那么生气我不敢和你说，其实，我也曾经为你和爸爸担

心。”

为我担心？我平日除了上班和去教会，根本没有别的去处，不可能。

“上次你和爸爸去开会，凌晨一点多才回，我很害怕，你知道吗？后来我等到你们回家才去睡，我没有告诉你，我也没有发脾气哦！”

好家伙，跟妈妈算起账来啦。“阿比，那不同，我们成年人会保护自己（我不敢说做事有分寸），不像你们小孩……”

“妈妈，一样的，你们是成年人我也会担心，因为你是我妈妈。”

罢了，罢了，我如果要耍赖的话大可以搬出一大堆歪理和她纠缠下去，但是我选择民主。因为民主，阿比愿意跟妈妈谈心；因为民主，阿比可以指出妈妈的缺点；因为民主，妈妈和孩子的关系将会更亲密。

17-6-2001

后记

阿比看了这篇文章，仍然坚持“探病无罪”。妈妈重温内容，也发觉自己是因过度焦虑而发脾气，发得无理，所以愿意诚心诚意地道歉。

“阿比：对不起，探病真的无罪，换作是妈妈，也许也会一探三个小时。”

22-6-2003

哥，你好棒哦！



还记得伟伟、冰冰与燕燕吗？（注：请参阅《不想回家的孩子》）

时光飞逝，年纪最小的燕燕今年已经十九岁，她与姐姐早已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三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各有各的烦恼，各有各的问题，然而，无论是苦是甜，天真烂漫的童年与青涩的青春期终究都过去了。

伟伟是最大的孩子，也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不过，他并没有享受到传统父母那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中，被特别宠爱的滋味，因为爸爸妈妈对儿子与女儿一视同仁。

严格说来，伟伟比妹妹更“吃亏”一些，因为妈妈本身是么女，婚前烧饭煮菜都不在行，生伟伟的时候年纪又轻，突然间从少女的身份转变成母亲，不要

说育婴没经验，就连普通的家务都令她顾此失彼，头疼万分。在管教孩子方面，妈妈战战兢兢，有时未免流于过严，并且很多时候是严而不当。伟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比冰冰和燕燕多吃了一些苦头。

六岁那年，伟伟进入住家附近的一所幼儿园就读。第一天上学，伟伟就爱上了学校生活，放学回家迫不及待地与妹妹分享，“冰冰，原来读书是这么好的，老师给我们吃饼干，好好吃哦！”

伟伟被老师选为班长，但是，伟伟不知道班长是什么“东西”，故此第一次执行任务就闹了笑话。幼儿园老师后来对妈妈说：“我叫他派饼干，他伸手进罐子里拿了自己的一份就回到座位上吃起来，全班同学猛吞口水，眼睁睁地看著他独个儿享受。”

幼儿园的功课不难。伟伟在妈妈的督促下，每天按时做功课及温习，期考时居然考获第一名。“第一名”是一种荣誉，也带著无形的压力。妈妈根据这次的成绩评估伟伟的智力，以致往后在功课上将伟伟逼得太紧，导致他失去学习的兴趣。

那是在伟伟念二年级的时候，一天午后，妈妈有事外出，临走前叮嘱伟伟把功课做好，伟伟频频点头，答应得挺爽快。

晚餐后，妈妈检查伟伟的书包，发觉数学习题未做，两页华语生字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国语听写十个字也还没学。妈妈好不气恼，将伟伟狠狠训了一顿，什么“不听话啦”、“没有责任感啦”、“答应

妈妈的事没做到啦”等等大道理纷纷出笼。

睡意浓浓的伟伟一面打呵欠一面写字，也不知有没有把妈妈的话听进去。

晚间九时三十分，功课总算赶完了。伟伟乞怜地向妈妈提出要求，“妈妈，国语生字我明早起来才学好不好？我一定能学会的。”

“不行！谁叫你下午不做功课？这是一个教训，让你记得下次不要贪玩。”

其实妈妈心中很清楚，孩子疲乏了，记忆力大打折扣，让伟伟明早学习效果会更好，但是，性情急躁的妈妈心中气不过，和儿子耗上了，非逼伟伟今日事今日毕不可。

那一次的学习挺不愉快，伟伟呵欠连连，平日只需十五分钟就学会的生字竟花了大半个小时，伟伟累坏了，妈妈也满肚子气。

伟伟上中学后，妈妈制订时间表让孩子们温习功课。冰冰与燕燕规规矩矩，伟伟则花样多多，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洗手间，一会儿打开冰箱找糖果吃，一小时的时间被他七除八扣，所剩无几。

中三那年，伟伟有了新爱好，零用钱全花在漫画书上，不单单是阅读，自己也动手画。潜伏在伟伟体内的艺术细胞此时开始显露出来，他买了许多绘画入门、钢笔、铅笔素描之类的书籍，自己闭门钻研。他画人物、卡通、画机械人等等，妈妈暗暗赞叹他的绘画技巧；两个妹妹对他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

中三可不是蜜月年，初级教育文凭考试正等著这位小画家呢！妈妈为此烦透了，这孩子，什么时候不选，偏偏在这骨节眼沉迷于画画，真叫人操心。

一年过去了，伟伟初级教育文凭的成绩还令人满意，他爱买书的习惯没改变，只是，买的不再是漫画，而是与天文有关的书籍。在天气晴朗的夜晚，伟伟常带著两个妹妹到院子里看星星，教她们辨认星座，在流星雨出现的日子和她们一起观赏难得一见的奇景。冰冰与燕燕很为自己的哥哥自豪，常常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哥，你好棒哦！”

转眼间，伟伟十八岁了，天上的星星不再吸引他，他爱上了剪纸艺术。一本本有关的书籍被买回家参考，一张张精美的立体卡片通过伟伟灵巧的双手呈献在大家面前，每一张均手工精致，具备专业水准，这一点连妈妈也不得不承认，但是，文凭重要啊！看伟伟一天到晚坐在书桌前剪剪贴贴，妈妈又烦了，一有机会就對著伟伟“说教”，要他把心思放在功课上，而伟伟的口头禅则是：

“你放心啦！”

“可以的啦！”

“没问题的啦！”

表面看来，伟伟吊儿郎当，不把考试当一回事，实际上，他在中三与中五那两年热衷于绘画与剪纸，正是一种下意识地自我纾解压力的方式。

大马教育文凭成绩放榜后，伟伟各科成绩还算理

想。事后伟伟得意洋洋地对燕燕说：“我真正准备考试的时间只有两个星期。”

燕燕自己后来面对SPM考试时与妈妈分享考试的压力，一时说溜了嘴，泄露哥哥的秘密，那句“哥哥好棒哦！”再次脱口而出。

妈妈为之气结，但也因此了解伟伟做事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喜欢的事他会办得妥妥帖帖；不爱做的事硬逼他也没用，他大可给你来个阳奉阴违，没人能奈他何。

十九岁的伟伟对于自己的将来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既然爸爸妈妈要他继续念书，那就念吧！假期结束后，伟伟就被爸爸妈妈送到外地的一间学院去了。

伟伟在妈妈的唠叨下度过十八年，这回单独离家，虽然有些孤单，但也像出笼的小鸟，他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读书、看电影、看电视节目，偶尔也逛逛街，买下各种机械人及汽车模型回住所装配，其乐融融。

两年后，伟伟利用漫长的假期到一间工厂工作，第一次领到薪水后，兴奋地打电话回家报告：“爸爸，老板付给我一千五百零吉一个月。”停顿了一会儿，又略带腼腆地问：“爸爸，您每个月的薪水是多少？”

爸爸啼笑皆非，这小子，竟然要和爸爸比较谁赚得多呢！

两天后，伟伟又打电话回家，“爸爸，我不要读书了，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伟伟有很多理由：

第一，他喜爱这份工作（工商业设计）；

第二，老板很器重他，知道他有意继续学业，不惜将薪金提高至二千零吉以挽留他；

第三，许多修完课程的学长所领的薪水未必比他多；

第四，他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吸取经验，而经验是不能从书本上得到的。

父母也有很多必须读下去的理由，足足一个星期，伟伟每晚通过电话和父母谈判，最后一次，伟伟问妈妈，“妈妈，如果我读了以后后悔，要怪谁？”

妈妈握住听筒发怔，知道伟伟心意已决，再无转圜余地。在这场谈判中，伟伟获胜了，然而妈妈并不死心，她积极祷告，也请求牧师与师母代祷，希望儿子回心转意。

开学后两周，伟伟打电话回家，“爸爸，我想继续读，可以吗？”

伟伟没有透露改变心意的原因，但是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成绩越来越好。

现今，伟伟已取得学位，拥有一份称心合意的职业（仍然与设计有关），也交了女朋友。伟伟没有后悔当年的决定，妈妈也庆幸当时自己没有用强硬的手段逼儿子就范。

人的一生需要不断地学习，有些人学会尊重他人；有些人学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就像妈妈，就像伟伟。

1-12-2001



飞吧！孩子



快乐的妈妈孕育出来的宝宝较健康，这是华人的所谓胎教。

如果胎教确有其事，那么，冰冰的运气真的不太好。冰冰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正是妈妈情绪最恶劣的时期。爸爸妈妈当时住在大家庭中。大家庭里有公公、婆婆、叔叔与姑姑，成员众多，而爸爸妈妈是整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

妈妈怀孕初期，家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接著，另一位成员遭遇财务危机，需要经济支援，这些事件原本与爸爸妈妈扯不上关系，但是后来两人都无辜地被卷进去。先是公公、婆婆指定爸爸必须拿出若干数目的金钱，助财务有问题的成员度过难关，那数额在爸爸来说是相当沉重的负担。不过，如果各成员间能够好好协商，事情倒也不难解决，到底大家都是一家

人，可惜由于沟通方面出问题，以致爸爸妈妈强烈地感觉到，家人只重金钱不顾亲情。后来，婆婆迁怒妈妈，将一项“克扣家用”的罪名紧紧扣在妈妈头上。

妈妈哭笑不得，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一向来，妈妈是阿姨口中的“笨女人”。这个笨人白天上班，将一半精力“卖”给公司；傍晚回家忙家务与照顾孩子，将另一半精力奉献给家庭。月杪发薪时，整个薪水袋交到爸爸手上，由爸爸全权处理。这个对物质享受不是很在意的女人在数目字方面相当迷糊，常常连自己每个月赚多少钱都要想个老半天，而且还不一定能想起来。

妈妈不敢说自己是个贤淑的妻子，但至少能够做到将心比心。一次，适逢爸爸妈妈同时加薪，妈妈主动向爸爸建议，“我们加了薪，物价也上涨了，给公公婆婆的家用是不是也应该加一些？”

妈妈笨得连私房钱也不会存一点儿，现在无端端被婆婆扣上一顶“大帽子”。当然觉得委屈，然而委屈又如何？向爸爸倾诉吗？爸爸有自己的烦恼，一烦起来就往外跑，找朋友谈天解闷去了。妈妈只能躲在房中暗自垂泪，陪伴她的是还不懂事的伟伟与肚子里的冰冰。

冰冰小时候活泼可爱，笑容常挂在脸上。忧郁的个性是在上了学堂后才显现出来。三年级那年，级任老师对妈妈说：“每次发问，我都要确定她知道答案才敢叫她起立，否则她又要站在那儿掉眼泪了。”

初级教育文凭成绩放榜后，校方根据成绩分班。冰冰被编入理科班，然冰冰个人兴趣较偏向文科，故此中四与中五两年念得好不辛苦。

升上中六后，压力更重了。冰冰每天放学回家，都像一只战败的公鸡，垂头丧气，精疲力尽。一天傍晚，冰冰午睡醒来，神志还未十分清醒，举起腕表一看，大吃一惊，飞也似地冲下楼去，“糟了，妈妈，校车开走了是不是？六点半了。”

妈妈赶紧搂著她，安抚地拍拍她的背，“放心放心，现在是下午呢！”

冰冰伏在妈妈肩膀上，“哇”地一声放声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仿佛要将所有的压力与痛苦，统统通过泪水抒发出去。

个性忧郁的人看事情常看阴暗的一面，冰冰正是如此。

由于邮递的耽误，学院录取通知书寄到冰冰手上时正是星期六，而报到的截止日期是星期一，换句话说，冰冰第二天就必须启程前往学院。

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冰冰呆坐在沙发上，像一尊塑像。燕燕为姐姐高兴，“姐，这下好了，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

冰冰眉头微蹙，“我……我不想去，这么匆忙，我又没有心理准备……”

时间太仓促了，爸爸接获消息后，匆匆赶回家，带冰冰去买机票。下午，妈妈陪她去购买一些日常用

品。冰冰郁郁不乐，离愁以及即将面对新环境的彷徨，像千斤担似的压在她肩上。

机场上，冰冰无助地依偎著妈妈，“妈，我真的不想去，现在决定不去可不可以？”

妈妈拥紧了冰冰，以示无言的鼓励。妈妈知道，冰冰今天如果临阵退缩，改天一定会后悔，说不定一回到家就后悔了。

将冰冰送入候机室，爸爸妈妈步上二楼的餐室，倚窗守候。是登机的时候了，一群旅客涌了出来，朝向飞机走去，冰冰处身其中，双手各提一件行李，背包的背带不时往下滑落，冰冰几次停下脚步，把背带挪到肩膀上。在众多乘客的背影中，妈妈眼里只有冰冰——孤孤单单的冰冰。背影渐去渐远，泪水也逐渐模糊了妈妈的视线。

飞机在跑道上缓缓滑行，在尽头处转了个弯，渐渐加快速度，腾空而起。

飞吧！孩子，不要忘记带著妈妈深深的祝福。

伟伟特地到机场迎接妹妹，所有的床褥、枕头、被单等寝具也都为妹妹预备妥当，日常生活所需用的一切都已齐全，冰冰要做的事是努力去适应新环境，这一点没人能帮得上忙。

冰冰离家后，爸爸妈妈不太放心，每晚总要和她通一次电话。最初几次，电话那一头传来的声音明显地落落寡欢，问她好不好，那一声“好”也答得极勉强，一听就知道好不到哪儿去。

两周后，冰冰开始向爸爸妈妈报告一些生活中的新鲜事。能注意到身边的人与事，意味著不再沉浸在孤单中，爸爸妈妈知道，心头大石可以放下了。

去年，冰冰在电话中透露，自己结识了一个颇谈得来的异性朋友。“妈妈，只是很普通的朋友，不是男朋友。”

通过电邮传真，爸爸妈妈看见冰冰那位“普通朋友”的庐山真面目，是一个瘦削的年轻人，五官端正，拥有正当职业，属于专业人士。

转眼半年过去了，“普通朋友”开始约会冰冰，感情进入另一阶段。

今年五月，燕燕继兄姐之后申请进入同一间学院就读，与冰冰同住。

九月中旬，冰冰与燕燕同时面临考试，之后是为期一个月的假期，爸爸妈妈怀著喜悦的心情，等待两姐妹回家度假。

距离放假前两天，燕燕拨了一个电话回家，“妈妈，姐姐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她很伤心，请你为她祷告，对了，姐姐明天还有考试。”

因著这突发事故，两姐妹延迟一日回家。冰冰所遭受的打击远超过妈妈的想象。燕燕旁观者清，作出分析，“姐姐把爱情当作生命的全部，所以才会在失去后，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冰冰不想听大道理，但愿意让妈妈为她祷告。在这段疗伤期，除了上帝的医治，燕燕也扮演著非常重

要的角色。她陪姐姐聊天，开车载姐姐去散步、逛街、看电影。为了转移姐姐的心思意念，有几次竟然充当“教车师父”，教姐姐开车（冰冰拥有驾车执照，但未尝试单独驾驶）。这位上帝派来的“小天使”所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冰冰的情绪日趋稳定，不再像事件刚发生时那样，陷在谷底。

三周后，家人总算能够在冰冰脸上看见笑容，虽然展现的次数不多，但是，比起当初的日日以泪洗脸，情况已经大有好转。

冰冰心情平静后，与妈妈分享，“我不怪他，我希望他幸福，妈妈，您也不要怪他，好不好？”

妈妈是虔诚的基督徒，深信上帝若允许一些事件发生在人身上，必带著美好的旨意。在这次事件中，妈妈看到燕燕对姐姐的爱，看到冰冰的成长，也看到冰冰再次敞开心来接受神的爱，这些都是丰盛的祝福。

放心吧！孩子，妈妈和你一样，也希望他幸福。

7-12-2001

后记：

冰冰刚考获美国一间大学学位，目前正在准备投入社会服务。

2-7-2003

兰心蕙质



时光荏苒，转眼间，小淘气燕燕摇身一变，成了窈窕淑女。

燕燕在成长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她曾走过死阴的幽谷。中一那年，平日爱笑爱闹的燕燕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件小事，一句极普通的话，都会触动她敏感的心，使她忧虑，使她流泪。

将近一年的时间，燕燕像躲在茧中的毛毛虫，天地是一片黑暗。流泪，不是她所要的；伤感，又来得莫名其妙，生活是越来越乏味，日子也越过越空虚。有一阵子，她甚至因为担心自己会疯掉而准备结束宝贵的生命。

燕燕后来形容，那段日子她是孤军作战，家人虽然爱她，却不能真正了解她，帮助她，幸好还有上帝与她同在。也许就因为这样，燕燕比较能设身处地为

他人著想，体谅别人。

在姐姐冰冰遭遇感情挫折之前一个月，燕燕与男朋友因性格不合，双方协议分手。虽说是理智的决定，然感情终究不是一纸合约，说中止就中止，要割舍就能割舍。燕燕独自凭吊逝去的恋情，让心中的伤口慢慢结痂，她照常上学，照常生活，除了比平日沉默一些，外表看起来并无异状，冰冰全然没有发觉妹妹正在疗伤。

姐姐感情受挫，差点儿一蹶不振，燕燕带着一颗还未完全康复的心，对姐姐百般呵护与照顾。冰冰后来知道真相，感动地对妈妈说：“妹妹有事情时我没关心她，现在她却这样帮助我……”

燕燕爱姐姐，爱哥哥，也爱爸爸妈妈。有一回妈妈生病，整整两个星期，燕燕与爸爸轮流伺候。为了煮一锅肉粥给妈妈吃，燕燕整个上午呆在厨房，一块“梅条肉”被剁得差点成了肉泥。那一锅粥，除了肉，还加了另一种配料——燕燕对妈妈的爱。

燕燕经历过神的大爱，希望爸爸也早日信主。每逢爸爸生日或父亲节来临，贺卡上总少不了燕燕娟秀的字迹，“爸爸，主耶稣爱您。”儿女向父母传福音，除了爱，还必须具备勇气，燕燕勇气十足。

伟伟捐血的事让燕燕大为敬佩。到吉隆坡升学后，燕燕也加入救人的行列。燕燕身体并不强健，血压偏低，平日如果突然起立会有头晕的感觉。捐血那天检验结果，燕燕刚刚够资格，总算遂了心愿。

女孩长大了，审美眼光也不同了，有一个时期，燕燕酷爱小背心与吊带T恤，最近两年，这些衣服一件件被束之高阁，穿在身上的衣裳大方又得体，妈妈暗暗松了一口气。

“哥，你好棒哦！”是燕燕的口头禅，燕燕不知道，在妈妈心目中，这个女儿也是一级棒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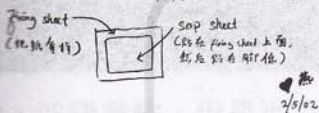
9-6-2003



亲爱的妈妈，

这种“公主装”最近好像很流行，到处都是。王妈妈您还不知道是什么，不过看起来很像古代的服装。妈妈您可能不知道透气裤穿，唔，就像前面画的那样，必须露肩。您可能觉得自己的肩膀和脖子为瘦了，不能穿，no no no，岂不知现在流行的正是物伤其类屋的骨感美吗？模特儿们追求的即是越骨越美，不骨不美。你可以配那种棕色水鸭裤穿。其实我认为穿长裤是给自己穿的，不是给别人看的，只要自己觉得舒服，有什么不可？

还有个“树之胶”，听说可以把体内的毒素吸出来。只要贴对！贴掌的 *apple pinks*，就可以减轻身体某些部位的疼痛。试一试吧！



亲爱的妈妈，

母亲节庆祝的生日快到了，这是我和阿燕特别为您送的礼物。

这件衣服应该是现在最流行的，因为我们的意见很多地方都有卖，不过你一定要照着它的方式穿，这样才好穿。

还有个 *Knobwutsu*，您和爸试试看好不好用。

冰
4/1/2001
4:30 pm

燕燕颇有绘画天分，去年母亲节，两姐妹赠送妈妈一件“公主装”，燕燕唯恐妈妈不知怎么穿，特别附上一张自制的“模特儿”贺卡，心思细腻，可惜妈妈实在太“骨”，那件“公主装”至今还珍藏在衣橱里。

死得好看一点儿



奥斯卡与黑佑卡结婚了。他们的旧居与一只抱窝的雉妈妈为邻。奥斯卡夫妇住在地洞里，雉妈妈的窝刚好筑在他们家的斜上方。每逢奥斯卡与黑佑卡进出地洞，神经质的雉妈妈总怀疑他们觊觎窝里的卵，不是拍打翅膀高声尖叫，就是扑到他们面前，又抓又啄，弄得奥斯卡两口子好生没趣。

噢，对了，说了半天，竟然忘记向大家介绍今天的主人翁。奥斯卡与黑佑卡是生长在某农庄附近的两只田鼠，他们不是卡通片里虚拟的角色，而是摄影师不知在野地里守候了多少时日所拍摄的珍贵记录片——一部完全没有经过策划与编导的片子，唯其如此，这对田鼠的经历更令人感动。

话说奥斯卡与黑佑卡决定搬家后，积极在农庄附近寻觅新居，绿草地上，两团灰黑的小影子动作利

落，蹦跳之间，一起一落，煞是好看。

农舍前面，长毛犬伯劳尼百无聊赖，四周太宁静了，什么事也没发生，伯劳尼很有点儿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突然，两团影子从他眼前一晃而过，咦！什么东西？得跟过去瞧瞧。

伯劳尼很快就追上黑佑卡，他用前脚按住这只受惊的猎物，张开大嘴巴衔住她，可是伯劳尼的嘴巴实在太大了，看起来，黑佑卡就像是整个被含在嘴里。

伯劳尼似乎挺享受猎物在口中挣扎的滋味，好一会儿，他才松开口。黑佑卡掉落在草地上，魂飞魄散，四腿发软，但是逃命要紧，她跌跌撞撞往前走，伯劳尼踏著轻松的脚步，紧跟在这可怜的小东西后面，他不想吃她，但眼前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事可让他打发时间。

农舍离他们越来越远，伯劳尼终于厌倦了狗拿耗子的游戏，他抛下浑身沾满唾液的黑佑卡，转身回家去。

劫后馀生的奥斯卡夫妇找到一个新地洞定居下来，黑佑卡一胎生了七个小宝宝，奥斯卡升级当爸爸。

一片片黄叶从树上飘落，秋天来临了。奥斯卡更加勤奋工作。地洞附近长了许多小浆果，奥斯卡一颗一颗把果子往洞里搬，为冬天的来临作好充份的准备。

一天，奥斯卡与黑佑卡一同外出采撷浆果，一只

水獭突然向他们冲过来，黑佑卡转身逃向地洞，奥斯卡则朝相反方向，将大水獭引开。逃命的过程是惊险的，水獭灵敏的嗅觉使奥斯卡难以摆脱追踪，险象环生。

几经艰难，奥斯卡靠著长草的掩护，最后成功利用一些横跨河流的枝桠，逃到对岸去。

地洞中，黑佑卡独自照顾七个宝宝。三天过去了，奥斯卡生死未卜。

河对岸那边，奥斯卡正焦急地徘徊，河水十分湍急，令人望而生畏，那天救了他一命的“小桥”又不知在哪儿，黑佑卡与孩子们现在怎样了？一想到妻儿，奥斯卡不再犹豫，他一咬牙，纵身跳入河里，水面激起数朵水花，晃动的水波，惊动了一条凶恶的大鱼，大鱼凸著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四处张望。

奥斯卡划动四肢，拼命向岸边游去。这河怎么那么宽啊！奥斯卡划了半天，河岸依然遥远。天啊！大鱼已经行动起来了，那张大嘴巴一开一合，仿佛随时可以将小小的奥斯卡吞进鱼腹。

筋疲力尽的奥斯卡总算及时爬上岸。黑佑卡欢欣地迎接归来的丈夫，孩子们的眼睛还未睁开，看不见爸爸一身湿漉漉的狼狈相。但是，平安就好，奥斯卡靠在妻儿身边，尽情享受这个家所带给他的温暖。

苦难并没有远去，一只硕大的猫头鹰在奥斯卡觅食时钉上了他，机警的奥斯卡迅速逃入地洞，但洞口已让猫头鹰发觉，他就那么静静地，耐心地守候著。

奥斯卡第二次出来，就让猫头鹰逮着了。猫头鹰用尖锐的喙扯破奥斯卡的肚皮，先享用美味的内脏，然后将奥斯卡连皮带肉带骨吞进肚子里，最后被吞噬的是那条又细又长的尾巴。

奥斯卡死得很难看。不过，田鼠宝宝如果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为了替家人储藏更多过冬的粮食而遇难的话，一定会深深感动。

人类的感情是否也如此单纯？

八岁的青华和爸爸约法三章，“爸爸，以后你把车泊远一点，不要停在学校前面。”

七岁的美芬一个书包重好几公斤，打从第一天上学，就是爸爸替她背书包，但是，最近她也和青华一样跟爸爸讲条件，“爸爸，你在车子里等我就好了，不要到课室来接我，书包我自己会背。”

这两个小孩这么体贴爸爸吗？说穿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青华爸爸驾的是一辆车龄很老很老的旧车，同学们不止一次嘲笑他的爸爸没有钱，驾老爷车。美芬呢？更糟了！美芬的爸爸五十岁才盼到这颗掌上明珠，现在，五十七岁的爸爸头发已经花白，相貌也不英俊，加上不修边幅，成天一件旧T恤配一条旧短裤。也不知是哪一位同学带头批评美芬的爸爸邋遢，没多久，全班同学都注意到陈美芬有一个邋遢爸爸。

如果要孩子们说实话，青华一定希望爸爸换一辆新车，然后把车子开到学校大门口，让全校同学都看

见。美芬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爸爸不要当小贩，每天穿得光光鲜鲜，如果能年轻一点儿，英俊一点儿，那就更理想。

奥斯卡死状之难看，远远超过青华爸爸的汽车与美芬爸爸的外表，但是，我相信鼠宝宝断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提出抗议，“爸爸，你怎么不死得好看一点儿？”

5-8-2001



马背上的小女孩



关野吉晴酷爱旅行。这位日本医生选择以步行、骑自行车、划独木舟、乘雪橇的方式畅游世界各地——南美、北美、欧亚大陆，直达北极苦寒之地。

在西伯利亚，关野找到一位伙伴——亚历克兹，两人结伴骑自行车朝蒙古出发，全程五千四百公里。他们抵达两千多米高的贝加尔湖，进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就在那里，关野与他的伙伴分道扬镳。亚历克兹返回自己的国家；关野和他的摄影小组则继续蒙古之旅。

在乌兰巴托郊外的草原上，关野被一个小女孩深深吸引。女孩帅气地骑在马背上，扎成辫子的头发被旷野的风吹拂得有点儿凌乱。关野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女儿，也是这般年纪，也是这般可爱。他举起相机，频频按下快门，刹那间，对女儿的思念仿佛在小女孩

身上得到补偿。

面对陌生人与镜头，女孩恼怒了，她瞪著笑嘻嘻的关野，以眼神发出警告：不要看著我，我生气了。

镜头继续对准小女孩，女孩策马回避，又不甘心地折回头，稚气的脸带著与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别过来！别跟著我！”说完，转身扬起马鞭，吆喝著把牛群、马匹赶回家去。

不识趣的关野与摄影小组尾随著小姑娘抵达蒙古包。蒙古包里，六十八岁的老奶奶斯兰正照顾著卧病多年的老爷爷。爷爷已经八十岁了。小姑娘名叫浦洁，现年六岁，底下还有一个两岁的弟弟巴沙。

把二十头牛和二十匹马关进围栏后，浦洁忙著搬柴给奶奶生火，又把碗筷洗干净了，才坐下来休息。现在，关野是他们家的客人了，浦洁眼中已没有敌意。她突然想起心爱的图书（那可是她唯一的一本书），可是遍寻不获。奶奶告诉浦洁，书好像被弟弟拿去了。浦洁从巴沙手中接过那本被撕得不能再看的书，眼神充满无奈。

这个家中没有男主人。浦洁的爸爸和妈妈已经分居，爸爸走了之后不曾再回来，奉养父母与照顾子女的重担全落在妈妈肩上。

天黑了，关野还没见到女主人。原来妈妈追踪偷马贼去了。大约一个月前，浦洁家中有三十九匹母马被偷走，那是他们贵重的财产。妈妈拥有蒙古女性坚忍不拔的精神，带了干粮，骑上马背就出发寻马去

了。

老奶奶年纪大了，又要照顾老爷爷，浦洁只好负起放牧牛、马的责任。冬天到了，雪花纷飞，浦洁望著牛只与马匹背上的白雪，一脸焦急。为了防止牲畜受冻，围栏必须盖上屋顶。这一点可难倒了六岁的小浦洁。面对关野叔叔与镜头，浦洁无奈地说：“我没有气力，不能盖屋顶。”

一天傍晚，远方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妈妈，妈妈回来了！”浦洁兴奋地迎上去。

妈妈离开家共四十天，可惜只找回两匹失窃的马。一个多月餐风宿露的日子，使妈妈看起来有点儿憔悴，但是，她没有太多的时间休息。冬天来了，必须把牲畜迁移到另一个放牧区，也就是说，浦洁一家人要搬家了。

妈妈雇了一辆卡车，运载蒙古包。拆除蒙古包并不难，浦洁与大人一起忙碌。妈妈在家的日子，浦洁的童真也回来了，她让妈妈为她梳头发，扎辫子，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像盛开的花朵。

离别的时刻到了，慷慨的妈妈送了一匹马给关野。关野欲投桃报李，问浦洁想要什么。浦洁人小志气高，“叔叔，我要一台电脑，我要学很多很多东西。”

这个家，男主人潇洒地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女主人尽心服侍翁姑，不发一句怨言。妈妈的坚毅性格以及对生活的热爱，肯定给小浦洁留下良好的

榜样。浦洁将来的道路是坎坷？是平坦？我想，我们都不需要为她操心吧！

后记：

三个月后，关野吉晴回到蒙古探望浦洁一家。小浦洁满脸忧伤，她刚失去相依为命的妈妈。妈妈是在一次放牧时从马背上摔下，伤重不治的。小浦洁哭了整整十天，直到最疼爱她的叔叔赶回家，悲伤的心灵才稍稍得著安慰。

关野遵守诺言，带来一台小电脑送给浦洁，另外还送了一套衣服给这个与自己女儿年龄相若的小女孩。浦洁回送一个小小的金属骆驼毯子。关野将带著浦洁的礼物与祝福，横越戈壁沙漠。

至于浦洁，这个失去妈妈的孩子，肯定比别的小孩更早当家，然日子再艰难，也必有苦尽甘来的一天。小浦洁，愿上帝大大赐福于你。

3-3-2002

关我什么事



又是作文时间，题目是《日记一则》。内容被限定于描述自己当天如何过生日。

同学们有一个通病，写文章时喜欢把别人的内容抄袭过来，于是，“过生日”时，几乎每一位同学都开生日会。生日会中有蛋糕，丰富的茶点，有同学到贺，还有许多礼物，结尾时，也千篇一律地“今天我很快乐”。

我不想看到这种公式化的文章，因此要同学们真真实实地写出自己如何过生日，同学们哗然：

“老师，我生日时只有两个红鸡蛋，怎样写？”

“老师，妈妈说我们还小，不用庆祝。”

“老师，我妈妈每年都忘记我的生日。”

我让同学们安静下来，并要求那位“妈妈说，年纪小，不用庆祝”的同学出来讲述自己的生日情形。

过后，师生一起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一则日记，以证明没有庆祝会的生日也是生日，也可以写成一篇好文章。

三十分钟后，同学们陆陆续续交上作文，我随手翻阅其中一篇。

早上起身，换过校服后，我对妈妈说：“妈妈，今天是我生日。”妈妈说：“生日就生日，关我什么事！”我很伤心……

文章是陆婉婷写的，我朝她招招手，把她叫到面前。“妈妈真的说关我什么事吗？”

婉婷点点头，眼眶红起来。

“婉婷，妈妈心里很烦，所以才会那样说，你要原谅她，也要努力做个乖孩子，知道吗？”我搂著婉婷瘦小的肩膀，不知该怎么安慰这个孩子。

最近一次看见婉婷的妈妈是在两个星期前。这位原本苗条的女士瘦得只剩皮包骨，就象广东人惯常形容的“落晒形”。婉婷的爸爸有外遇是半年前的事。刚开始时还有点顾忌，尽编些谎言来消除太太的疑心，近两个月大概是豁出去，谎也懒得撒，家也不回了。婉婷的妈妈被折腾得心神恍惚，友人看不下去，劝她接受事实，好好过日子，但她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变心，“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他很顾家，很爱孩子，一定是那个女人缠著他……”

等到眼见丈夫真的不再回家后，婉婷的妈妈不得不死心。心死了，人也变得恍恍惚惚，身边的一切对

她不再有意义，也难怪她会说出那句“你生日关我什么事！”

有一件事艾媚想来想去总不明白，一个男人，当他的房子被纵火，汽车被砸烂时，很少有不暴跳如雷的，但是，当他的家庭遭第三者侵入，被搅得乌烟瘴气，濒临破裂边缘时，他反而如沐春风。同样是自己的财物被破坏，反应却如此不同，当真令人费解。

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既然生下来，就有责任好好爱护、教养。“关我什么事”这句话已重重伤了一个孩子的心，抛妻弃子的男人也必吃下自己所种的苦果，这一切，可不是一句“关我什么事”就可以撇得干干净净的。

8-7-2001



下次不敢了



“婆婆，荣荣拿刀子要杀我们，婆婆救命……”

大雄与小虎一前一后，从客厅逃到厨房，胖嘟嘟的荣荣随后追至，手里握著一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小刀，怒目瞪著躲在外婆身后的两个小表哥，胸口激烈起伏，小脸挣得通红。

外婆被荣荣的举动吓坏了，一把夺过小刀，顺手在外孙屁股上拍了一掌。这一掌的力道并不大，但荣荣却呼天抢地号哭起来，仿佛要把心中的怒气、怨气与委屈一古脑儿发泄出去。

“哭？你还敢哭？小小年纪就敢拿刀杀人，外婆不要你了，外婆现在就去打电话，叫你妈妈来载你回去。这么多小孩当中，最坏就是你……”外婆一面把小刀放在高处，一面气冲冲地数落小外孙。

“小虎抢我的玩具，又不要和我一起玩，呜呜

呜……”

“不要跟你玩你就要拿刀子啊？你这样坏，谁要跟你玩？”外婆看见荣荣亮出刀子，早已气昏了头，幸好没出什么乱子，要不怎么向儿子媳妇交待？这个外孙，唉！真叫人头疼。

荣荣比小虎小两个月，这孩子，说他好命也可以，说他可怜也没错。好命是因为他有一对有钱的父母，在许多华人的传统观念中，有钱即代表好命。荣荣的父母从事时装业，两年前扩展业务，开设另一间分店，现在夫妻二人各经营一间，每天从早忙到晚，每周从星期一忙至星期日，荣荣的起居饮食全由印尼女佣打理，享受正常的天伦之乐对小荣荣而言，是一件奢侈的事，这算不算可怜？

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每逢周末、星期天，妈妈就会载著荣荣和他的玩具到外婆家去，与两个小表哥一起游戏，偶尔妈妈也会“挤”出一点时间替荣荣洗澡，藉此促进亲子关系。

“荣荣乖，不要玩了，快点起来，妈妈替你对身体抹干。”

“不要，我还要洗，大雄小虎可以洗久久，我也要。”荣荣知道，只要自己洗过澡，穿上衣服，妈妈又要扔下他去工作了。

“妈妈没有空，叫你起来你听到没有？”忙碌的生活使妈妈脾气越来越暴躁，耐性也有限。这个孩子真不听话，好好对他说他偏不听，非惹得自己发脾气

对他吼叫不可。

“不要不要，我还没洗好！”荣荣见妈妈不再和颜悦色，牛脾气也发作了，妈妈怎么就不能耐心地多哄几次呢？只要妈妈再说一次“荣荣乖，妈妈最疼荣荣”，荣荣一定会乖乖听话的。

“妈妈没有空，你还故意慢吞吞，你给我起来，起来！”妈妈两手抓住荣荣的胳膊，强行将他提起，荣荣奋力挣扎，泼得妈妈一身是水。

“你看你看，妈妈全身都给你弄湿了，你真的很坏啊！”妈妈的怒气无法再控制，“啪、啪”两声，荣荣屁股上多了两个殷红的掌印。

年初，原有的印尼女佣合约期满，回乡去了，妈妈聘请新女佣。第一和第二个只工作一两天就给荣荣“打”跑了。荣荣心中有太多委屈和不满，但是爸爸妈妈没空听他倾诉，他只能以哭闹来发泄，要不就找“Kakak”（女佣）出气，第三个Kakak承受得住荣荣的拳头，留下来了。

哭闹和打人渐渐成为荣荣的“生活习惯”，外婆家上上下下都公认荣荣是最讨人厌的孩子。表哥们爱他的玩具，但不爱他，而荣荣唯一与小虎沟通的“本钱”就是玩具，现在小虎抢了他的玩具却不让他参与玩一份，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刀子风波”就是在那种有冤无处诉的情况下出现的。

那天下午，荣荣被舅舅罚跪，“说Sorry，说下次不敢了，要不然不可以起来。”舅舅声色俱厉。

小荣荣在舅舅的威严下，抽抽噎噎，“So……
So…… rry……下次我……不敢了。”

21-8-2001



少一分也不行



大雄八岁，小虎六岁，两兄弟挺合得来。他们轮流用小脚踏车载著小狗在房子周围的空地上兜风；一起在草地上打滚；比赛用双手攀著晾衣架上的横杆，看谁臂力不济。他们也常分享玩具，在院子里堆积木，玩超人大战等游戏。

一天下午，两兄弟在婆婆的催促下准备洗澡。大水缸旁边，两个洗澡盆已注满清水，兄弟俩脱下衣服，兴高彩烈。

“哥，我们来玩打仗。”小虎向哥哥扬了扬手上的玩具船。

“好！我用这个做船。”大雄手上拿著一个黄色的长方形容器，大概是从玩具车上拆下来的。

“哥，假假我的船比较厉害，你的给我撞一下就沉下去，好吗？”小虎人小心眼多，想玩“包赢”的

游戏。

“不要，我们两个一起出力，谁的被撞沉就算输。现在开始，伊——砰！”

两兄弟越玩越起劲，变换著各种玩的花样，泼了一地水。婆婆在厨房忙著预备晚餐，不时伸出头来探视，“你们冲好了没有？快点冲，妈妈就要回来了。”

“哥，我不要玩了，我要洗头。”小虎将洗发液倒了满满一手掌，抹在头发上。

“小虎，我帮你洗头，你躺下来，头放在这里。”大雄眼睛骨碌碌一转，想出新玩意儿，一面将自己方才当作战舰的容器放在地上，示意小虎躺下去。

“好啊！哥，我们现在就好像在燕燕阿姨的 Saaloon 那样，那边的人洗头都要躺下去的。”小虎也兴奋起来，乖乖躺在湿漉漉的地面，把头枕在容器上。

大雄一手握水管，一手扭开水龙头，朝小虎头上喷去。小虎被水一淋，“咯咯咯”地笑起来，一面扭动身体，一面用手去遮挡喷到脸上的水花。

“不要动，不要动，小虎，我叫你不要动！”大雄按住不听话的弟弟，有点儿光火了。

“哎哟！水跑进我的耳朵里。婆婆，哥哥把水冲进我的耳朵，呜呜呜……”小虎一翻身爬起来，顿足号叫。

大雄也慌了，“我都叫你不要动了你还动，谁叫你乱动？”

婆婆闻声出来，气急败坏，不知要先教训大孙子还是先把小虎耳朵里的水弄出来。就在这鸡飞狗跳的混乱时刻，妈妈回来了，小虎好像看见救星，“妈妈，我的耳朵里面有水，呜呜呜……”

在外头打拼了一天的妈妈甫回家就看见这难以收拾的一幕，不禁气往上冒，随手折下一枝番石榴茎，大喝一声：“你们两个都给我过来！”

像以往无数次那样，这次的游戏也是在“不要打，下次我不敢了……”的哀叫声与噼噼啪啪的鞭子声中落幕。只不过这次的哀叫声更凄厉一些，因为两兄弟都没有裤子“护身”。

孩子们的好奇心常令大人头疼，是不是所有将好奇心付诸实际试验的孩子都得挨板子？让我们看看林老师如何处理。

林老师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女儿囡囡今年四岁。一次，囡囡的鼻尖被蚊子叮了一口，林老师用乳液替她涂抹。当天傍晚，囡囡趁妈妈没注意，偷偷躲在房里，把一罐乳液全抹在脸上，涂在头发上。林老师被弄得哭笑不得，赶紧把孩子抱进浴室弄清洁，又告诉囡囡，乳液不可随便涂抹，沾到眼睛会痛，吃进肚子会生病。孩子在这次“研究”中得到妈妈的指导，得益不浅。

也许有一天，囡囡也会像大雄一样，叫小堂妹躺下来让她洗头，相信届时林老师一定会教导她，如何洗才不致让污水流进耳朵里，不过，这样做，可得具

备十分的耐性与爱心，少一分也不行。

24-7-2001



囡囡一脸得意相。这张“花猫脸”，就是她将好奇心付诸行动的杰作。

亮亮的十八岁



十八岁的大孩子可以为家人做些什么？照顾弟妹？做家务？抑或是还要父母操心？

四年前，亮亮念中五理科班，正准备应付大马教育文凭考试。父亲在那个时候被检验出患上肝癌，发现时已是末期，母亲陪伴父亲四处求医，心力交瘁。

父亲自知康复无望，几次想开口叫妻子不要再浪费医疗费，但一接触到爱妻凄惶的眼神就不忍再说了，只好把亮亮叫到跟前，交待身后事。

亮亮一向为父母的恩爱感到骄傲，他们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把整个家经营得温暖又舒适。亮亮与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就像温室中的花朵，现在骤逢巨变，身为长女的亮亮被迫在一夜之间成长，挑起照顾妈妈与弟妹的重担，她哀戚地蹲伏在病床前，聆听爸

爸的训诲。

“妈妈一定会很伤心，要好好开解她。”

“弟弟妹妹还小，要看牢他们。”

“爸爸一心想让你上大学，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爸爸伸出干瘦的手，抹去亮亮脸上的泪水，幽幽叹气。

爸爸去世后，妈妈沉浸在哀伤与自责中，天天以泪洗脸，亲戚朋友也只能浮泛地劝她节哀顺变，帮不上什么忙。亮亮的心同样哀恸，她怀念那段有爸爸遮风挡雨的日子。她没有时间悲泣，大马教育文凭考试越来越逼近，家务要帮著处理，弟妹的功课也要督促，亮亮觉得自己快崩溃了。

半年过去了，母亲的消瘦与憔悴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一天晚上，亮亮发觉妈妈准备饮用杀草剂自尽，她抱住妈妈，禁不住泪流满面，“爸爸，我该怎么办？”

牧师与师母被请来做辅导的工作。亮亮常常跑教会的图书馆，借来一本又一本的基督徒见证书籍，摆在母亲床头。人没办法给妈妈安慰，亮亮只能求助于全能的神，求他医治妈妈心灵的创伤。

家中的气氛冷得像肃杀的冬天，弟妹们放学后各自躲在自己的房里“疗伤”。随著父亲的去世，以往家中的和谐与温馨不再存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弟开始不按时回家；十六岁的妹妹跷课与男朋友约会，会被阿姨无意中撞见；七岁的弟弟没行差踏错，但苍

白的脸蛋上怎么嵌著一双那么忧郁的眸子？亮亮的心绞成一团。

妈妈寻死之心虽已消失，但整个人浑浑噩噩，根本察觉不到家中隐藏的危机，亮亮唯有端出大姐的架子，管教“出轨”的弟妹。

也许是做姐姐的威严不足，也或许是正值青春期的弟妹叛逆性强，总之，每一回训话，弟妹总要顶嘴，训得太多，索性给你一句，“不要你管，你又不是妈妈。”

亮亮暗地里不晓得流了多少眼泪，还好，教会中有几位姐妹常常来陪伴妈妈。两年过去了，妈妈终于从忧伤中走出来，虽然时间太长了一些，但终究是走过来了。大弟与妹妹的问题仍然存在，只是，有妈妈一起“并肩作战”，亮亮不再像过去那样彷徨。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四年，亮亮圆不了大学的梦，却成了人类灵魂工程师；弟弟和妹妹在成长的过程中虽然曾经“迷路”，但最后还是回到康庄大道。这个家又有“家”的味道了。

亮亮的十八岁有如蝴蝶破茧而出，既痛苦，又美丽。

5-9-2001

为了孩子



陈方与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十年前，当母亲罹患肺癌，我和弟弟六神无主，开始踏进教会的门槛时，陈方就多次明示暗示，“艾媚，你信你的耶稣，我拜我的佛，我们河水不犯井水。”

我明白她的意思，故此从不在她面前谈论信仰。

三年前，陈方备受婆媳问题困扰，丈夫黄建国夹在中间，手心手背都是肉，只有哀声叹气的份儿。身为朋友，我唯一能做的是把一双好耳朵借给她，听她倾诉。但陈方要的不是发泄怨气而是解决办法。

“艾媚，我该怎么办？”

陈大小姐分明问道于盲，况且婆媳问题最复杂，我能够做的只是为她祈祷并教她如何祷告。此后，陈方频频与我分享祷告的奇妙与能力，但是黄建国却是不相信的，只是，看见妻子与母亲之间的摩擦日渐减

少，家中气氛日渐和乐，心中当然也感到安慰。

去年十二月杪，陈方有了新的忧虑。七岁的女儿晓敏投诉右手无力，手臂的肌肉常常无故抽搐，有时连笔也握不牢。建国最关心儿女健康，当下立即带女儿到医院去。医生经过详细检查，表示原因不明，病人必须到吉隆坡马大医院作进一步骨髓与脑部检查。

一向视子女如命根的建国与陈方被这消息击垮了。黄建国食不知味，睡不安寝。每每半夜醒来，呆坐在晓敏床前，凝视女儿苹果般的面孔。晓敏在睡梦中也仿佛同什么东西作战，双眉蹙蹙。建国伸手轻拍女儿背部，内心思潮起伏，这么可爱的孩子，万一手臂从此萎缩了怎么办？建国不敢再往下想。

短短几天，黄建国仿佛老了几十年。陈方的心分悬两个人身上，既担心女儿的病，又挂虑丈夫的心情，当真是愁肠百结。在最无助的时刻，陈方想起上帝，她想请求牧师为晓敏祷告。我提醒她，请牧师祷告绝对没问题，但不可悄悄进行，一定要征求建国的同意，以免日后闹得不愉快。

“但是，建国一定不肯，他从小拜神拜到现在……”

说归说，陈方还是硬著头皮与丈夫商量。建国的反应出人意料，“为了孩子，叫我做什么都可以。”

陈方转述建国的话时，眼眶和鼻子都红了。当天晚上，牧师与师母到建国家去为孩子祷告。师母将晓敏抱起来坐在自己的膝盖上，“晓敏，主耶稣爱你，

他要帮助你。”

伶俐的晓敏睁著大眼睛凝视师母，“你的耶稣有Power吗？我常常做恶梦，梦到被妖怪追。”

第二天早上，晓敏兴奋地向爸爸报告，“爸爸，昨天晚上我没梦到妖怪。”

建国一颗心因女儿之喜而喜，见晓敏不再受恶梦干扰，简直比自己中了幸运抽奖还开心。

通过牧师的介绍，晓敏直接会见一位著名的脑科医生。各项检验结果与骨髓化验报告显示晓敏一切正常。医生开出药方，嘱晓敏按时服药以减少抽搐的次数，日后，药量可斟酌减少或达到完全不需仰赖药物的帮助。

直到今天，陈方依然充满感恩，“幸亏建国也信主，我们夫妻才能够一条心。”

然而，对我来说，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黄建国那一句：“为了孩子，叫我做什么都可以。”父亲对子女的爱，就在此处毫无保留地显明了。



19-9-2001

难念的经



阿凌在电话中长长叹了一口气，“我做人真是失败。”

阿凌有四个孩子，小儿子最得宠，恃宠生骄，所以最调皮，总爱惹哥哥姐姐生气。兄弟们怒气一发，不是大声叱喝，就是出手给小弟一点儿教训，四个小家伙一天到晚吵吵闹闹，哭哭啼啼，阿凌的头快被吵昏了。婆婆在一旁猛摇头，“不会管教孩子。”

有挫折感的妈妈相信不只阿凌一个，让我们看看以下几个家庭。

阿珍只有两个儿子，长子阿明十五岁，自从进入中学后，与父母的关系仿佛生疏了许多，一有机会就往外跑。一天，阿珍忍不住把儿子叫到面前训话，“现在坏人那么多，你整天跟一班猪朋狗友混在一起……”

阿明听到“猪朋狗友”四个字，抬起头用受伤的眼神看了看妈妈，转身冲出大门，使劲将门一关，留下“砰”的一声巨响。阿珍伤心地跌坐在沙发上，喃喃自语：“养到这么大，讲他两句都不可以。”

阿新与太太都是大学生。大女儿出世后，夫妻俩非常注重孩子的身心发展，除了常常播放儿歌及童话故事给孩子聆听，也教孩子背诵唐诗。

每逢农历新年举家回乡，阿新总不会忘记叫孩子在亲友面前作各种才艺表演，亲友对阿新夫妇的教女有方莫不衷心钦佩。

随著小女儿的出世，阿新开始发觉，孩子的性格发展不像演算数学习题那么简单—— $1+1$ 一定等于 2，在父母严格管教下的孩子不一定能成为“乖”孩子，特别是两个或更多数量的孩子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必须学习分享、忍让、互助等功课。

阿新的小女儿爱投诉，这是姐姐所恨恶的，不过没关系，你尽管打小报告，等爸爸妈妈没注意时，姐姐再好好“修理”你。小两姐妹你不敬我，我不爱你，完全违反爸爸妈妈平日的教导。

另一个案例是钟先生夫妇。钟太太是某中学的训导主任，校内一千多名学生对她又敬又畏。但独生女爱玲却与母亲难以沟通。去年爱玲飞往外国深造，假期宁愿到阿姨处度假也不回家。钟太太叹气，“不回来也好，免得我们一见面又吵架。”

以上几个例子也许会让人看了感到悲哀，怎么正

常的家庭也会出现问题孩子？

身为万物之灵，我们都很爱面子，要承认自己管教无方是一件很难的事，特别是在儿女面前说：“对不起，我不该批评你的朋友。”更是难上加难。

基督徒父母也许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白天不管和儿女发生多大的争执；晚上临睡前（圣经教导人们，不要含怒到日落），若能和孩子一起跪下祷告，向神认罪，求神赦免、安慰、祝福，亲子关系必更融洽。

非信徒也可以如此做，当你愿意放下矜持，拥著孩子的肩膀说：“对不起……”时，孩子必会给你一个更热烈的拥抱。

阿珍对孩子缺少一份尊重；阿新还没找出两个女儿不咬弦的原因；钟太太下班回家总忘记除下训导主任的脸孔；阿凌呢？唉！阿凌不晓得自己从何时开始就不曾和颜悦色地对孩子们说话，也好久不曾亲昵地拥抱十二岁的老大与十岁的老二了。



19-12-2001

爱，要勇于表达



星语与阿比的文笔都不错。星语的文章较感性；阿比的以理性居多。

父亲节那天，两人合资共送一个剃须刨，并各写一封信，祝贺爸爸父亲节快乐。星语在信中细说她们如何“找”到这个须刨；阿比则用了两张信笺，洋洋洒洒，情真意切，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孩子的内心世界。

季仁看完信，深受感动，忍不住说：“想不到她们写信也能写得这么好。”

阿比感情细腻，是一个敏感的孩子。不止一次，她在妈妈面前明示、暗示，谓父母给他们三兄妹的爱不均匀，她是最不受疼爱的一个。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身为妈妈，我只能说，调皮的孩子父母会管得较严，训得较多，至于爱他们的

心，肯定是不分轩轻。

今天，收到她的信，看见她的剖白，我们总算放下了心。

以下是阿比写给爸爸的信，信中对爸妈赞中带弹，不失其一向敢怒敢言的本色。套用她自己的话，是为了“表达自己”，这种表达常引发我们自我反省，愿以此信与家中有儿女初长成的父母分享。

亲爱的爸爸：

在这个父亲节，我有很多感谢的话要说：

爸，谢谢您为我们一家人担了这么重的一个担子。在我成长的路上，我不记得我有曾经为下一餐饭而担心的经验；我也不曾因为没有新年衣而伤心失望。从最基本的需要到奢侈品，您都为我们准备得妥妥当当。您让我们在舒适的环境中成长。我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我们所拥有的，却是那么丰富。谢谢您，因为这个担子并不容易扛。

谢谢您的改变。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突然在小事情上惊觉您和妈妈的改变，我发现您们变得不一样了。现在的您们，在处理各方面的事情上和面对我们三兄妹都变得更成熟及更有父母的风范。原来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原来成长，不是只属于我们这些小瓜。

还记得曾经有一次，家里的电话费高达四百多零吉。我知道您当时很气，因为您的脸色很难看，并且

训了我一顿；但后来您竟然以较温和的语气向我解释。您放下了身段，让我看到了您的改变，因为这已不是童年的我眼中的您。

感谢您让哥哥、姐姐和我有机会受好的教育，因为有的人一完成中学教育就无可奈何地投入社会工作。虽然您毫无条件的付出并不能确保我们以后的道路顺畅无阻；但您给了我们这个选择的机会，让我们毫无埋怨的理由。

为了感谢您和妈妈送我去学绘画，我送上生平第一幅漫画作品，虽然很简单，只有两张图片，又没对白，但我希望您们看得懂。主角嘛——当然是爸爸罗！

除了以上的几项，还有大大小小的其他事情，包括爸您教我驾车；您买给我的手表（一直都戴著）和一盏让我在深夜时分也能够看见神的话语的桌灯。爸您知不知道，这些在您眼里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事实上带给我多少的方便。

最后，感谢上帝让我出生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家庭里，让我有这么好的父母。我想，祂一定很疼我，所以把最好的留给我。可能爸您还不知道，其实我一直都很感恩。虽然我好像时常在埋怨；时常满口歪理（妈说的）；时常顶嘴（表达自己）；时常没有金钱观念导致钱不够用；但是爸，您就是有这么一个女儿。在这个父亲节，也就是我眼中的感恩季节，献上我的感谢给在家乡不能同庆祝的爸爸和一直在爸爸身边鼓励和支持的妈妈。虽然我们之间隔著空间的距离，但

是我知道在我们五个家庭成员之间，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 network，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爸，您知不知道，其实这个又重又难扛的担子，虽然美其名为甜蜜的负担，却还是需要背负，不如把它交给主耶稣，让祂为您担当。

……爸您是受过教育又有超强思考能力又教出许多 UPSR 特优生的校长。我想您一定不会草率决定吧？我不是卖跌打药的，也不是江湖骗子，我只是您的女儿，希望把最好的给爸爸。祝父亲节快乐。

阿比

12-6-2002

在信末最后一段（省略号部分），阿比以五百多字向爸爸传福音，希望爸爸早日得著救恩。

这个父亲节，肯定有很多父亲得到祝福。乘著我们还有气息，把对亲人的爱表达出来吧！特别是相互间存有误会与隔阂的父母子女，若是难以启齿，用文字也无妨。艾媚祝愿天下所有家庭成员，相亲又相爱，阿门。



爸，你必不知道，其实这个又重又难扛的担子，虽然美其名曰甜蜜的负担，却还是需要背负，还是需要担当，不如把它交给主耶稣，让祂为你担当。因为祂已经在两千年前成就了一件无人能敌的事，就是由尊贵神的身位，降生为卑微的人。为的就是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罪而被钉死在十架上，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流下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好让我们不再被称为污秽的，而是因信称义，得着永生。我们本不配称义，但因着祂的宝血，只要我们承认祂是神的儿子，承认祂是为我们死，承认祂是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成为祂的儿女。我们的生命也从此由祂掌管，包括生命中的一切重担。爸，因为我爱你，我要把耶稣介绍给你，我要你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我要你活得更轻省，而不是被重担压得透不过气，被忧愁挤得眉尖皱皱。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愿意为你担当，但是我知我不能，没有人能，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让我们靠靠得救，除了那昔在永在的永活真神，主耶稣基督。祂战胜了死亡，被钉死后三天祂复活了，空坟墓就是一个证据。祂是一个复活的王，爸，祂愿意你能够认识祂。跟随基督，是生命中一个巨大的抉择，请在妈妈那里得到更多关于耶稣的资料及尝试去教会，好让你能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凡事不能在还没有了解之前就否定，更何况爸你是受过教育又有超强思考能力又教出两个UPSR特优生的校长。我想，你一定不会草率决定吧？我不是卖跌打药的，也不是江湖骗子，我只是你女儿，希望把最好的话给你。祝父亲节快乐！！

爱
12.06.2002

阿比的第一张漫画。“Before” & “After”果然差别甚大，这个剃须刨单看“广告”已令人跃跃欲试。

一份期待



邻家伯母娶媳妇，季仁与我受邀出席喜筵。餐后，时候还早，季仁建议步行到附近的超级市场去，一来让胃里的食物容易消化，二来看看有什么特价品可供“抢购”。

超级市场正举行大减价，人潮如涌，顾客们推著一车车（手推车）日常用品走向停车场，个个满载而归。

季仁与我分别提著一袋梨和一罐奶粉，经过灯火明亮的饮食街，逐渐步入阴暗的小巷。这里曾发生数起殴斗事件，我心中有点儿发毛。

就在这时，一个高瘦的身影笔直向我们走来，等我意识到有人“拦”住去路时，那人已与我面对面，并伸出右手要和我相握，“李老师”。

咦！是熟人吗？藉著由远处照射过来的微弱灯

光，我快速地将对方的相貌输入脑袋，仔细在记忆的匣子中搜寻。来人皮肤黝黑，浓眉大眼，有两颗洁白的兔牙，说话时不知是否太过紧张，以致口角流涎，差点儿滴落在我的手背上。

噢！想起来了。这位年轻人果真是XX小学的校友，不过却不曾上过我的课，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很特殊。

事缘有一回，三红班级任陆老师请一位同学帮忙把作业簿拿到办公室去，一时忘了说谢谢，那位同学站了一会儿，见老师没有道谢的意思，于是开口提醒，“老师，你没有说谢谢”。

没错，眼前这位年轻人就是那位提醒老师说“谢谢”的同学。想到这儿，我浑身轻松，戒心也消失了，笑盈盈地向他问好。

“老师，你有两块钱吗？”

这问题太突兀了，怎么问我有钱没有钱？

“没有。”我摇摇头，我身上真的不名一文。

“我肚子饿哦，可以给我两块钱吃东西吗？”

听到“肚子饿”三个字，我心中一软，立即转身向季仁要了两零吉，交给面前这位比我高出一个头的年轻人，一面殷殷叮咛：“你要去找工作做，知道吗？”到底是当老师的，三句不离“教训”（这是职业病）。我一时昏了头，忘了他早已是成年人，也忘了自己其实没资格说些什么。但在那个时刻，我真的希望他能脚踏实地过日子。

年轻人双手接过纸币，微微欠身，“谢谢你，李老师，谢谢你帮助我。”

我帮助了他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我只是姑息他，让他继续依赖别人，过著没有尊严，不能独立的日子。他称我“老师”，只是，很遗憾，老师并不能给他什么帮助。

这个原本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七岁那年接受老师的谆谆教诲，知道什么是礼貌，知道得了别人的帮助应该说谢谢。他身体力行，并在九岁时以赤子之心对陆老师出言提醒。今天，他迷失了方向，痛心的不只是老师，还有他的父母与家人。

我们期待有朝一日，这位年轻人能够脱胎换骨，以一个回头浪子的身份，对其他迷失的灵魂作出规劝，再一次展现幼年时那种大无畏的精神。

5-5-2002



安然走过



Batang 先生



季仁的福建话是在浪拉玛学的。初学时腔调不纯正是当然的事，令人捧腹的不是他的怪腔怪调，而是“财库”这个词。他把“库”字按照闽南语的“裤”发音，所以“cai hu”变成“cai kou”。

“财库”一般是指文员，也包括政府公务员，过去，公务员给我的印象不太好，他们的服务态度分“等级”，先敬罗衣后敬人；这些人也善“打太极”，常常将不想接待的人从柜台1“打”到柜台12，兜了老大一个圈，再回到他面前，叫人敢怒不敢言。

近年来，公务员的服务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善，先不提其他机构，就拿医院来说吧，许多医生与护士都非常和气，病人不必像从前一般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会受到吆喝。

上星期，季仁陪我去见一位中央医院的福利部官

员Mr. Batang。第一次去，Batang先生出差了，其副手接见我们，问我们可否两天后再跑一趟，又言明他也可以为我们办理有关手续，不过，如果由他的上司亲自处理比较好。那位先生的彬彬有礼给我们留下良好的印象。

两天后，我们再度到该部门去，一位年约三十的年轻人从座位上起立欠身，双手接过季仁手中的文件，这位先生就是Mr. Batang。坐下后，Batang先生一边说“Sorry”，一边略略整理自己的办公室，把原本在处理著的事务挪到一边，开始著手为我们填写表格，细心地询问有关资料，告诉季仁到教育部后如何办理其他手续，许多我们想问而还未问出口的事他一详细解说，设想周到。

我们坐在他对面，欣赏他忙碌地工作，在他身上，我们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官僚作风，他亲切自然的态度令我们感觉舒适。

这个部门还有两位女职员，态度与她们的上司一样和蔼可亲。临走前，我望一望办公室门口悬挂著的牌子——BAHAGIAN KEBAJIKAN，这是名符其实的福利部，有这样的部门，有这样的公仆，实乃所有求助者之幸。

别担心



前天，三位基督徒朋友送我一份礼物，是两个杯子，一条面巾及三张卡片。

杯子和面巾各用中、英文印著，神是爱。三张卡片小巧美丽。第一张画著一只翱翔的鹰，底下只有三个字：别担心。

乍一见到这几个字，我很想笑（其实已不知不觉笑了），是哪一位设计者这么具有创意？只用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就完成一张卡片，而且是能够如此有效地释放出关怀的鼓励卡。笑过之后，我心中充满感动，这几位朋友真是用心良苦。

第二张卡片仍然是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鹰，背面印有圣经经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

第三张画的是沙漠中的黄昏景色，一大片黄沙被大自然的艺术家——风，雕塑出整整齐齐的条形图

案，在起伏有序的沙土上，清晰地留下两颗心紧紧靠拢的痕迹，由近至远，由大到小，而后消失在天边。图片右边写着：他未曾离开。背面的圣经经节则是诗篇23章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大半个月前，我与教会的师母通电话，师母告诉我一位神学院讲师患上末期癌症的消息，又说世事难料，我知道她在婉转地暗示，要有心理准备，基督徒也会面对疾病的攻击。

一些同事见我照常工作，如常聊天，都觉得不可思议。淑婷老师说我很坚强，阿凌说：“我很佩服你。”

我不知道该怎样让她们明了，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多年前，星语出世时，我因乳腺阻塞而动了一个小手术，当时医生只不过说了一句“要化验看是良性还是恶性”，已经令我好几夜睡不安宁，差一点儿精神崩溃。今天，我的脑袋长了一个肿瘤，和上次的手术相比，这可是大巫见小巫，奇妙的是，由始至今，我没有惧怕的感觉，神所赐的平安看似抽象，其实非常真实。我不需要刻意表现坚强，也无需强颜欢笑，这种感觉自我信主后曾多次经历，尽管外在环境看起来不太妙，我依然稳妥。

当然我也曾担心，担心自己万一一年半载就“去了”，以后的漫漫岁月，季仁就必须一个人孤单地走下去，我甚至计划，在“去”之前，一定要说服季

仁，往后再找一个适合的伴侣，陪伴他走完人生路（季仁看到这儿可能要生气了）。这种想法令人心酸，而我绝不愿意每天心酸酸地过日子。感谢上帝，他把平安赐给我，让我一无所惧。

那天与孩子们通电话，阿比忧心忡忡，“妈，你怕不怕？”

我说：“妈妈也很奇怪为什么会不怕，有时还安慰朋友，叫他们别担心。”

阿比破涕为笑。

亲爱的朋友们，别担心，谢谢你们的关怀和代祷，愿神的祝福永远与你们同在，阿门。





《别担心》惊动许多朋友，有的为作者担心；有的因与作者有同样症状而为自己担心；也有的半信半疑，“是真的吗？”

昨天收到一位文友来信，“知道你生病了，好像与癌有关……”，又说：“癌在今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何况你是虔诚的基督徒，一定可以坚强地面对。”

我吓著了这位文友，这位文友也反过来吓我一跳——“癌”。

说实话，自五月杪进行核磁共振摄影(MRI)后，我只知道自己脑部有一个肿瘤，至于是恶性还是良性，在进行化验前，谁也不能肯定，医生也只能说：“看起来好像是好（良性）的瘤。”

我没有像阿Q那样，一个劲儿地往好处想，也没

有把问题用放大镜放大，让自己活在恐惧中，相反的，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找出了病因，治疗起来就不至于有无从下手之虞，当然，如果是恶性的话，前面的道路将很难行走，但是，当你知道自己被一位全能的神看顾著的时候，还有什么可惧怕的？

人的寿命短暂者也许只有一两分钟（一些婴儿生下后就夭折了）；长寿者几何？九十？一百？然不论一个人多长寿，终有离开尘世的一天。既然一定要经历死亡，那么五十岁与一百岁又有什么差别？依我看，死亡之后的去向才是应该认真探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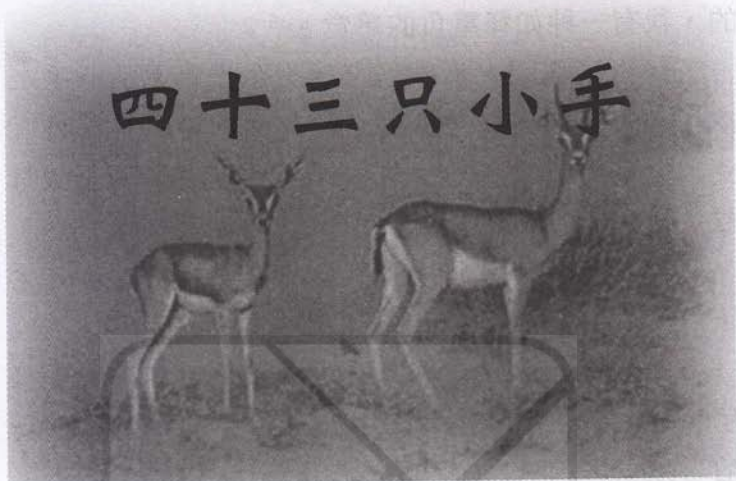
阿彤说：“Ah Lee，你的孩子都长大了，所以你能这样看得开。我不能，我的孩子还小……”

阿彤此言差矣，我最看不开了，即使是孩子们离开我到外地升学，也会让我哭成泪人，何况是死别。

“生离死别”的难舍与孩子的年龄无关，与患病时得享平安更是两码子事，风马牛不相及。阿彤未曾经历，难怪未能领略其中奥秘。

愿神的平安临到诸君身上，特别是那些正在为某些事情忧虑的朋友。这是艾媚衷心的祝福。





一早抵达办公室，桌上一个浅蓝色的信封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信封左上角写着：致李老师；右下方则是：六紫班全体同学。

抽出里面的卡片，画面是一束插在瓶中的鲜花，花瓶前面摆著一本翻开了的英文版圣经，图画上面两行闪亮的英文字句写的是：With Warm Thoughts and Prayers As You Recover。

噢！是一张问候卡，但是…为什么无端端送一张卡给我？

翻开内页，除了右边印刷著的“While You’re ill, just remember that God hears every prayer for your good health. GET WELL SOON”之外，左边有小学生的笔迹，“李老师：放心吧！我们会尽力去面对考试，不会令您担心。上天会保佑您的，愿您早日康复。六紫班所有同

学”。

我心头没来由地一热，眼眶登时湿了。这班令我牵肠挂肚的学生，真不知该怎样帮助他们才好，明明是一群天资不错的孩子，却一点儿斗志也没有，除了少数几位较积极认真的之外，其余的大都懒懒散散——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考试时得看心情美不美，心情好的话多作答几题；心情不漂亮时干脆以白卷“飨”老师。

现在，他们以白纸黑字向老师保证，会全力以赴，让我稍稍宽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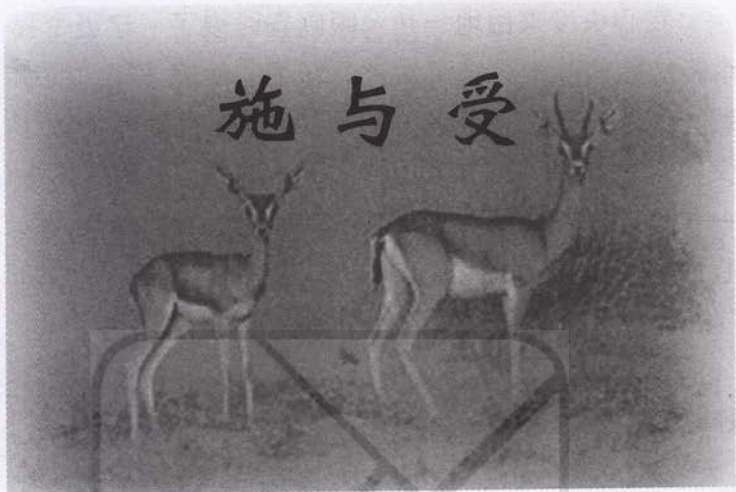
登上二楼，正是上课时间，特地向班主任李淑婷老师商借数分钟，以便向同学们致简短的谢词。

“谢谢你们送给我的卡片，其实老师并不担心自己的病，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们。卡片上写着‘我们会尽力去面对考试’，我不知道这是哪一位同学写的，是指他自己呢，还是代表全班？老师很渴望知道。哪一位同学愿意尽力的，请举起你的手。”

同学们的手迅速向上举起，一个也没有遗漏，四十三只小手代表四十三颗决心，课室鸦雀无声，我谢过同学，请大家把手放下，身后传来啜泣声，是淑婷老师。

掉转身，我匆匆离开六紫课室，为了不让眼中的泪，在同学们面前掉落。

施与受



淑婷老师半开玩笑地说：“那么多人关心你，有时候想跟你说话都没机会，只能远远看著。”

这句话虽然是夸张了一点儿，但是，生病的消息传出后，真的发觉身边有许多人在关心自己，亲朋戚友、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同事、学生、文友、素不相识的读者……

对于泪腺发达的我，这是一项很大的“挑战”，要控制泪水不让它们流下，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而我又没有古代美人那种“梨花带雨，我见犹怜”的本钱，照理更应藏拙，不宜多哭。

“哭泣”在我来说，不一定是伤心，更多的时候是感触。看一本好书，看一出电影，参加别人的葬礼，都可以引发我的泪水，不是一滴两滴，而是有如江河决堤，滚滚而下，一发不可收拾。

前几天，淑婷老师终于从“远处”移驾至我身边，与我谈心。三十分钟后，意犹未尽，然换节钟声已经响起，我进入六紫班。当铃声再次响起时，淑婷老师站在门外候著，准备进入授课。

我抱著书本跨出门槛，她一副有话要说的模样，将我拉至一旁，“李老师，有时候我虽然远远地看著你，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爱你。”

一向含蓄的淑婷老师如此直率的表白令我手足无措，出于本能，我拥著她说：“我也爱你。”

乘著眼泪还未掉下，又赶紧补上一句，“耶稣爱你。”

8月20日上午，一位六紫班友族女生Sherrylin悄悄把一张自制的卡片放在我办公室的桌上。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几个大字：老师，对不起。另外还有密密麻麻约二、三百字的真情表白，内容讲述自己以往上课时没好好珍惜、不专心、懒散。末了保证会改过，会认真完成我所交给他们的复习作业。

我一面看，一面告诫自己，别哭别哭，明天要启程去动手术，现在若情绪失控，一定会让同事们担心。但是，想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得到是另一回事，结果是眼泪一颗颗掉下来，落在眼镜镜片上，再往下滑落，沾湿了桌面。

正想趁无人注意时将泪拭去，冷不防师训学员张锦健与黄小娟领著一位五紫班的学生进来。

锦健递给我一张卡片；小娟送上一束芳香扑鼻的

鲜花；学生嘉亮塞了一玻璃罐的星星在我手里，三个人微微地笑，大约是准备给我一个惊喜，没想到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张满是泪痕的脸，师生三人一阵错愕，愣在那儿。

卡片中有两位师训学员及五紫班全体同学的签名与寄意，大部分以华文书写，马来同学想不出华文字句，干脆以马来语祝福。同学们的心声林林总总，有“长命百岁”、“出入平安”、“手术成功”、“等你回来”、“semoga cikgu Lee berjaya dalam pembedahan”、“semoga cikgu Lee ketawa selalu”、“semoga cikgu selamat sepanjang umur”、“semoga cikgu cepat sembuh”等等，华巫混杂，十分精彩。

锦健怂恿我打开星星，“老师，每一颗星星都记载著一位同学的祝福，你打开看看。”

我告诉他此刻不行，现在所受的“震撼”已经够大，再拆开来看肯定无法将泪收住。

稍后佩菁同学送来一个罐子，里面是满满一罐纸鹤，大的、中的、小的，不知多少只，这些心意，李老师全收下了。

20日下午阿PUA与阿BONG突然来访，送来一张卡片和一罐磨成粉末的“泡参”。泡参是两位小姐和美娜一起送的。

两位“军师”七嘴八舌传授以泡参提神补气之法，一再叮咛要泡来喝，深恐老友艾媚体质不强，影响康复进度。

朋友们的隆情厚意，艾媚无法一一答谢，谨借这篇文章，向各位说一声谢谢。不过，个人认为，表达关心的最佳方式在于衷心的祝福，物质上的馈赠并不重要，如果觉得没把心里的祝福说出来不够意思的话，那么，打一通电话吧！要不像 Sherrylin 那样自制一张卡也行，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傍晚，一位学姐打电话过来，说是刚刚知道我生病的事，挂电话前问了我家地址，打算过来“谈谈”。

过来谈？电话中不是已经谈过了吗？我可不想看到朋友们继续为我破费，但是，拒绝的艺术我还未精通，匆忙中灵机一动，据实告诉她我正在打扫房子，有什么体己话在电话中说也一样，然而姜是老的辣，学姐声称她不会待太久，只要给她一点时间就够了。

我不知道这位学姐葫芦里卖什么药，只好怀著忐忑的心情等待。

数分钟后，一辆汽车停在门口，学姐跳下车，拉开篱笆门，二话不说，张开双臂先给我一个“熊抱”。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让我措手不及，等我回过神，她已松开膀臂，将一个红包塞入我手里，嘴里滔滔不绝，“这是我们华人的优良传统，姐妹有事我一定会给她一个红包，祝她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我还没从“惊吓”中恢复过来，耳边传来一条条大道理，无暇分辨是是非非，一时间不知如何反应才

好。

学姐说著说著，声音颤抖，眼眶发红，完了完了，爱哭的李艾媚怎禁得住这种气氛，堤防终于溃决，“洪水”泛滥。

爱，会令人流泪，爱，有时也令人手足无措，这样看来，“施”是一门学问；“受”也是一门学问，凭良心说，这两种艺术，我都还没学会。



在双峰塔前面一站，人也好像高了几寸。（2000年）

帶著祝福启程

下午要飞往古晋中央医院；上午照常上课。今天要上七堂课，休息的时间很少，有许多琐碎的事要处理，差一点儿喘不过气。

桌面上，一袋复印作业摆在那儿，是某复印公司的老板刚送来的。这些作业是为了避免在我请病假时学生无所事事，给他们作为复习之用。上星期，我把资料交给复印公司的老板，除了在白纸上清楚注明页数与装订方式，也当面对他说明，谁知送来后发现五份不同的练习全被钉成一份，只好退回去拆开重钉。今天，在我忙得不可开交时，老板把“货”送来了。我翻了翻，险些晕了过去，只见所有作业全混杂在一块儿，必须重新整理。老板啊老板，你又误了我的事了，这些东西是急著要用的，看看手表，还剩下三十分鐘，也许还来得及。

好不容易把作业分类归类完毕，放学钟声也同时响起，贵和与美琴两位同学走进办公室，来到我面前。这两位学生富有责任感，我特地把作业交由他们负责分派，虽然每份作业已清楚注明日期，时间，但还是必须向他们详细说明。校车正在等候著，我得尽快“放”他们回家。

在我和两位学生交谈时，同事们陆陆续续离去，有好几位绕到我面前，给我祝福，叫我放宽心。惠萍、燕萍、淑珍三位老师叮咛我记得把两个杯子，一条面巾和三张关怀卡带在身边；依萍老师说：“李老师，我不会说话，不知道要跟你说什么才好。”

没错，有些时候，某些场合，我们真的不知该说些什么，但是我了解依萍老师的心意；淑婷老师向我道再见，又说从后天开始，她会每天晚上打一通电话到我家，看看我回来了没有（我的天！这种话会赚人热泪的，淑婷，你知道吗？）；秀明老师更是“霸道”，“李老师，你一个星期后就要回来哦，我们要看到你。”

同事们的关怀令我无限感动。贵和与美琴走出办公室后又折回，“李老师，我们代表全班同学祝你一路顺风。”

我没跟班上的同学说清楚，只含糊地告诉他们，老师要去检查身体，这两个小孩却能像成年人一样，表现出他们对老师的关心，还代表全班呢！谁说小孩不懂事？

停车场上，我请阿潘代为处理一些事，燕婉老师原本已坐在驾驶座上，看见我们，特地下车走过来，“李老师，祝你顺风，你要多多保重。”说到“保重”，已经哽咽不成声。

我心头一热，“谢谢”两个字竟然卡在喉咙，没办法说出来。

自从《别担心》刊出后，家里的电话线突然忙碌起来，亲友的问候，鼓励，祝福与分享令我应接不暇。今天下午，带著满满的祝福与出人意料的平安，我将启程。



长裤加条纹T恤再加一头超短的头发，艾媚像不像“Encik”？



六月六日，拿著从古晋金宝铃医药中心带回的核磁共振摄影(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简称MRI)片子，我们去美里中央医院找池医生，征询他的意见并准备和他“讨价还价”。

“可以把手术延迟到十一月吗？”

池医生是一个很和气的年轻人（在这里要感谢他介绍我到金宝铃医药中心去检查脑部），依他的看法，肿瘤越快割除越好。他提议先把我的病历传真到古晋中央医院，由该医院的脑科医生作决定。

数日后，我在电话中被告知，检查日期是七月三十日，我们必须提前一天飞往古晋。

惠萍老师很热心，事先已联络在古晋工作的姐姐惠敏，拜托她替我们订一间离医院最近的酒店。二十九日傍晚，惠敏亲自驾车到机场接我们，请我们吃晚

餐，载我们到酒店，再转向中央医院，沿途指点我们步行时该怎么走，生怕两个美里人在古晋迷失方向。等到她绕了一圈再次带我们到酒店安顿下来时，已经是晚上九时了。

看见惠敏驾著轿车在公路上穿梭自如，一副驾轻就熟的样子，我们都以为她是一位“老古晋”，后来经惠萍老师透露，才知道这位姐姐最没方向感，为了确保不迷路，之前特地请一位同事陪她走一趟那条路线，这位女孩的细心与各方面的付出令我们非常感动，况且，她与我们原本是互不相识的呢！惠敏：辛苦你了。隔天清晨，我默默祷告，求神赐给我一个最恰当的手术日期，并通过医生的口说出来。

上午九时三十分，我们顺利地“外科部”见到脑科专家黄医生。黄医生比我想像中年轻得多，外表看起来约三十来岁。他将MRI片子悬挂在壁上向我们讲解，“肿瘤很大，不过不是最大的，必须开刀拿出来。”

“可不可以拖延到年尾？”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十一月是最理想的时间，既不影响学生的功课，自己也可以心安理得地休养。

“你有权利作决定，不过，你的手常常麻痹，头又这么痛，而且已经拖了两年，不应该再拖下去了。”

黄医生以他专业的知识提出见解，这瘤必须尽快

拿掉，手术约需四小时，若无其他意外，三天后就可以出院。

医生给我时间发问，我没问危险性多高，因为知道，若神与我同在，一切不需挂虑，否则即使是小手术也有可能出差错。我只是好奇，头盖骨是否会暂时被“养”在肚子里，好奇心一起，忍不住就问出口了，“头盖骨有盖回去吗？”

大概这问题太突兀了，季仁忍不住“扑哧”一声，笑起来。医生没笑，他认真地回答：“会盖回去”。

在黄医生的忠告下，我不再坚持十一月，医生取出一本小记事簿，订下手术日期：8月23日。

当天下午，我们返回美里，阿里知道后，掐指一算，“alang-alang，为什么不索性等到9月7日的学校假期呢？”

季仁有同感，我更是懊恼，对啊！反正已拖了两年，不在乎再拖它几个月，还是十一月较适合。

两天后，我们到美里中央医院去，打算通过池医生更改日期，一位护士知道后，透露一个消息——黄医生在九月初将前往外国深造，美里有好几位脑部病患原本需要动手术，现在因缺乏医生，全搁下来了。

艾媚暗叫一声惭愧，原来一切上帝早已知道，8月23日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是神最完美的安排。

8月21日，第一班飞往古晋的班机发生故障，我们改乘11时55分那班。

惠敏特地向老板告假，以便到机场接我们。车子里，除了我们托她代买的躺椅外，还有热水壶等日用品、水果、饼干之类的点心，这位细心的女孩什么都为我们准备好了。

在医院底楼挂号处，我们办理住院手续，护士指示我们到五楼去。五楼是女外科病房，共有六个大房间，每个房里有十张病床，我被安置在最后一间，当时只有三位病人，傍晚时分，病床爆满。

古晋烟霾弥漫，天气燠热，惠敏表示当天是特别热的一天。在飞机上，我已开始头疼，下机后一脚踏上马路，被地上冒起的热气一炙，头仿佛欲裂开一般。抵达医院，发觉病房里只有两把风扇在拼了命地旋转，室内暑气充斥，病人汗流浹背，护士与医务人员同样忍受酷热的煎熬。院方规定所有女外科病人均集中于五楼（方便护士看顾），没有一号、二号或三号病房的分别。

下午四时，数名值班医生到病房巡视，其中一位透露，倘若23日有紧急病人需动手术，我的手术时间可能有所更改，该医生得知我们来自美里，无奈地表示爱莫能助，只因等著动手术的病人太多了。

22日中午，年轻的罗医生前来抽血，并告知手术将于第二天进行。四时左右，另一位印度医生与一位麻醉师一起到我床前，详细告诉我们手术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在确定我们完全明白后，他让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离去前，医生看著我，轻声地说：“这

是一宗大手术。”

22日午夜十二时，我和其余六位病人开始禁食，连水也不能喝，为第二天的手术作好准备。

23日上午七时，病房中七位病人均换上白袍，等候被推入手术室。

最先被推出病房的是一位友族中年妇女，这位女士半年前丈夫去世后终日哭泣，导致双目失明，这次动的是眼睛手术。

一小时后，病人被送回病房，手术并没进行，因为有一台仪器发生毛病。

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护士通知我，加护病房已满，黄医生也正在为另一位紧急病患忙著，手术展期。

24日上午，黄医生翻开他的纪事簿，沉吟一会儿，提出两个建议，一是让我留在医院，看看下星期五是否有办法腾出时间；二是先回美里，9月2日再入院，4日进行手术。

留在医院太浪费时间，况且小六检定考试就快到了，下星期是考试前最后一周，我们可以赶回去上课，这正是我们当初准备“讨价还价”的日期，太好了！

季仁与我交换了会心的一瞥，作出一致的选择——九月四日。



几次（因手术日期一再更改）到砂拉越中央医院来就医，朋友们在精神上都给我大力支持，不善表达的直截了当地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较婉转的鼓励我“别担心”、“要坚强”；更熟络的则下“命令”：“三天后一定要回来”或“一定要早点儿回来。”

尽管表达方式不同，朋友们的担心，或写在脸上，或摆在心里，我都感受到了，然则，住院与动手术真的有如他们想象中那么苦，那么可怕吗？不见得呢！

第一次来，由于没有心理准备，被安插在人数众多的女外科病房（满以为可以在一号病房享受冷气与“与世无争”的滋味），燥热的天气使我头痛欲裂，那两天确实不好受。后来下了一场好雨，又熟悉了环境，开始享受起自己的病假，如鱼得水。这一回二度

入院，我们根据上回的经验，特地向护士要求入住“排屋边间”，也就是靠窗的床位。既通风，又宽敞。

住院的日子其实挺写意，饭来张口，茶（糖水）来伸手，疲乏了可随时躺下来休息，不必为三餐操心，也不需为家务操劳。

每天早上，季仁会到底楼贩卖部购买两份报纸。这可是珍贵的精神食粮，不能一次“吃”完，得分三、四次，甚至五、六次慢慢地“啃”。

第一轮，先看大标题，记住，只能望一望标题，千万别穷追内容，否则，你接下来的一整天将会闷死，后悔莫及；第二轮，可以把重要新闻精读一遍，接著是趣闻、娱乐新闻、连载小说、社论、广告、启事等，最后若不尽兴，还可以比较比较各超级市场大减价后所有超值货品的价格，也是乐事一桩。

如果你能克制自己，好好分配时间，细嚼慢咽，那么，这两份价值二零吉的报纸肯定可以丰富你一天的生活，临睡前，怀著另一份期待，明天将又是丰盛的一天。

除了精神粮食，我们也享用正餐以外的点心。热水是随时供应的，来一杯热腾腾的三合一咖啡或美禄，外加几片香脆可口的饼干或一个叉烧包，都是了不起的享受。

唯一让人担心的是这样子的生活有点儿像猪被养在猪圈里——吃饱睡，睡醒吃，搞不好改天真的像猪

一样肥起来，就得面对减肥的烦恼了。

这篇文章题为《苦中作乐》，其实与内容不符，果真要找出一点“苦”来，只好勉强把“减肥”算进去，唔，减肥真是好苦的。



帽子底下是一头还“见不得人”的短发。艾媚没勇气以光头示众，各位没眼福了。



9月19日出院，依旧是惠敏送我们到古晋国际机场。途中惠敏问我到底吃过什么补品。

“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看到你手术后第二天就可下床走动，觉得很惊奇。”

我想惊奇的不止是惠敏和她教会中的朋友，季仁与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明明是一宗大手术，但我却轻轻松松地度过。之前有一位牙医告诉我，她的一位病人割除脑瘤后，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才下床学走路。一个月与一天，差别太大了。

记得第一次见到脑科医生DR. WONG时，他看著MRI片子对我说：“肿瘤很大，不过不是最大的。”

第二次是临动手术前夕，DR. WONG解释，如果加护病房已满，手术就不能进行，因为手术后病人必须在加护病房至少住一个晚上。

第三次，手术真的要进行了，DR. WONG 以肯定的语气对医疗小组的其他医生说：“不必订 ICU（加护病房），她不需要。”

我们很难解释这种转变，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他也赐下足够的恩典与能力给他的儿女。我要感谢美里加略山灵恩中心的杨小田牧师贤伉俪以及其他弟兄姐妹为我禁食祷告，也要感谢一些基督徒朋友的代祷。

手术是在9月11日进行，费时4小时。清醒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身体暖烘烘的，睁开眼睛，就看见季仁了。

根据季仁的描述，每一位被推出手术室的病人均脸如白纸，只有艾媚肤色正常。也许那些病人承受不了手术室中的寒冷，也许他们失血过多，也许病情较重，也许……

我们可以用很多个“也许”来解释一些现象，然而，艾媚体质并不强，手术前没吃什么补品，手术后不需输血也不必住加护病房，平日最怕冷，在手术室中却丝毫不觉得寒冷，这一切，总不能再用“也许”来作为理由，而抹杀了上帝的慈爱与恩典吧！



动手术前，星语忧心忡忡，除了探询手术的危险性，也担心妈妈被剃光头。

阿里建议我买假发来戴，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问题是，假发会牢牢套住头部，对伤口的复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假发不能自己清洗，必须交由美发师以特殊方法处理，甚不方便，也不符合我懒散的个性，最后，我选择使用头巾与帽子。

在麻醉剂发挥作用后，Dr. Khor为我剃掉四分之三的头发，剩下左侧四分之一垂在耳边。这一小撮头发该怎么梳理呢？利用它们来掩盖整个头部是做不到的，让它们自然垂下又显得怪里怪气。手术后第三天，我向医生要求彻底“落发”，医生请一位见习护士执行这项任务，完成我的心愿。

医院里没有镜子，季仁端详半晌，嘻嘻地笑，

“不错不错，很好看。”

女人剃光头能好看到哪里去？这一点我很有自知之明，既然季仁认为好看，我也姑且当它好看就是。

五楼女外科病房不止我一个人动脑部手术，换句话说，有好几个病人与李艾媚一样，牛山濯濯。手术后一周内，我没戴帽子，也没系头巾，每天坦坦然以光头示众，自己没觉得有何不妥，倒是许多访客在探访他们的亲属时，对我侧目相看，也就在那种目光下，我才会意识到自己头上缺少三千烦恼丝。

出院后，为了避免别人异样的目光，我戴上帽子，大多数的时候是以丝巾系头。相较之下，系头巾比较方便，也没那么闷热，同事们看见艾媚的“新造型”，反应与季仁一样，“不错不错，很好看。”唯恐听者不信，又补上一句：“是真心话”。

邻家的小男孩心直口快，“安娣，你这样绑（头巾）很像坏人。”

上周日与季仁一起到菜市场买菜，一位久未见面的菜贩打量了我一会儿，好奇地问：“咦！今天怎么这么新潮，把头发绑成这个样子？”

重返工作岗位

出院那天早上，季仁特地向 Dr. Khor 请教，“我太太要休养多久才可工作？”

Dr. Khor 侧头看了看精神饱满的艾媚，似乎很满意病人的康复速度，“她现在会吃会跑，我看一两个礼拜后就可以做工了。”

虽然如此，医生还是给我六周的病假，让我有充份的时间休息。大姐知道我回家后第二天就抹地，大吃一惊，立即发出忠告：“阿媚，你不要以为自己很强壮，你最好不要乱乱来。”

燕婉老师以为我还不能下床走动，问季仁，“李老师是不是一直躺在床上？你有请人照顾她吗？”

休养的日子是很惬意的，早上睡到日上三竿；白天也随时可以休息，悠哉游哉，然而，悠闲的生活也会使人变得懒散，看见季仁每天清晨必须起个大早赶

著去上班，我竟然留恋起眼前的好日子，萌起提早退休的念头。

六个星期眨眼而过，李艾媚肤色白了一点儿，面颊丰润了一点儿，头发呢？当然也长了一点点。10月31日早上，我穿戴整齐，重新出发。

办公室内，一张张微笑的脸孔是那么熟悉，亲切的问候让我应接不暇，一些同事怕艾媚精神不济，频问：“你可以吗？会累吗？撑得住吗？”

坐下后，开始翻阅代课老师移交给我的资料。为我代课的是余荣柏老师，荣柏是星语中学时期的同学。这位年轻人富有责任感，干劲足，活力也充沛，目前在我国某大学深造。代课期间，他把所有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该交代的事项也一一清楚列出，巨细无遗。余老师对Ah Bong老师说，他要把该做的事都做得妥妥当当，不要让李老师操心。

荣柏，谢谢你了。

预备钟敲响了，燕萍老师饶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李老师，你还不去五紫班啊？”

我查阅课程表，再次确定那一堂不是我的课，“我这一节是空节呢！”

“你的学生都在等著欢迎你，你还不快去。”燕萍笑吟吟的，神情有点儿古怪，看不出是否与我开玩笑。

扭转身，我从门口望出去，果见五紫班好多同学正探头探脑，似有所待。这些孩子曾折了许多星星与

纸鹤，传送他们的祝福，先去和他们见个面也好。

进入课室，我的目光立刻被黑板上几个大字吸引过去，李老师：欢迎您康复回来！

字是佳晨同学写的。这孩子的字工整有力，假以时日，必能练就一手好字。

班长滩全带领全体同学起立向老师问安。同学们一个个睁著亮晶晶的眼睛，嘴角挂著笑。滩全有点儿手足无措，事后听惠萍老师说，滩全向她透露，乍一见到李老师，心情突然变得很紧张，不知说什么才好。

桌面上摆满了东西——一个盛蛋糕的大纸盒、一个状似花瓶的小鱼缸、两个玻璃罐子，里面盛满美丽的小纸鹤，还有，还有厚厚一叠的卡片。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是干什么啊？今天又不是什么大日子，诧异中，我把询问的眼神投向全班学生。

“老师，我们欢迎你回来。”不知哪一位同学领先发言，其他同学纷纷加入，七嘴八舌。

“老师，我们很想念你。”

“老师，你好了吗？”

“老师……”

我以手势让同学们安静，又用手指了指桌上的东西，“这些是——”

“送给老师的。”全班异口同声。

我数了数那叠卡片，一共是十三张。

摆在最上面的一张特别精致，外面贴上用电脑打

出的红色字体“我们要您健康！”内页除了有著“真心的祝福，带给善良的您”之外（惭愧！许多朋友常被艾媚的外表所蒙骗，误以为这小女子善良又温柔，事实究竟如何？唯有张季仁晓得。），还有三位老师——余荣柏、林淑珍与黄惠萍及三十二位同学的签名。另外十二张卡片乃同学个别制作，各具巧思，祝福语大都是希望李老师早日康复，身体健康，也有几位叫李老师不必担心他的学业，因为在这次统考中，他们已大有进步。

将目光转移至小鱼缸、咦！鱼缸里除了五彩缤纷的小石头，还有一尾鱼呢！这鱼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蹲下身子，我看著那条以假还真的小东西，那是一条美丽的鱼，美得令人疑幻疑真，扁扁的身体仿如一片在水中浮沉的树叶；宝蓝色的躯干晶莹剔透，脊椎骨在阳光中若隐若现；薄纱般的腹鳍与尾巴被刷上一层暗红，像是画家无心之失，误将染料泼在它身上。这一抹红巧妙地衬托著那原本有点儿单调的蓝，使色彩丰富起来，绚丽起来。薄纱在水中忽而炫耀地张开，忽而含蓄地收拢，宛若贵夫人在展示其玲珑的身段与华美的衣裳，婀娜多姿。

这尾鱼与鱼缸是用一束鲜花“换”来的。原来同学们的本意是买一束鲜花，然惠萍老师却认为，鲜花至多只能怒放几日，倒不如买一只宠物来陪伴李老师。买什么好呢？豚鼠与小仓鼠李老师都曾经拥有，

不如买一条鱼吧！

淑珍老师属意孔雀鱼，因为够漂亮。两位老师不辞劳苦，驱车抵达某水族馆，发觉店中唯一的一条孔雀鱼已名“鱼”有主，主人正是店主。没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买下这条“贵妇鱼”。

“贵妇”其实是一尾斗鱼，个性好勇斗狠，每个鱼缸只能安置一条，再放一条必斗个你死我活，遍体鳞伤。

仪态万千的贵妇原来这么爱打架，看来鱼也是不可貌相也！

欣赏过美丽的斗鱼，接下来该“解决”桌上的大蛋糕了。我要班长去邀请五紫班所有科任老师一同来分享；又叫另一位同学到季仁的车子里把一盒纸巾拿过来。

蛋糕很大，形状像一颗心，装饰得很美丽，中央用糖衣(lcing)写着“老师早安”四个字。科任老师都很客气，每人只象征性地取小小的一片。我接过惠萍手中的塑料刀，亲自把蛋糕分给同学。许多同学嘴角、面颊都沾上或红或白的糖衣，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取笑。

蛋糕太大了，吃过一轮，还剩好多。一位同学说：“老师，你自己还没吃呢！”

噢！我正在戒口。蛋糕里有鸡蛋，老人家说，吃鸡蛋会导致伤口发炎；虽然我的伤口已愈合，但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送老师蛋糕，老师却无福消受，看得出同学们有点儿失望，“同学们，虽然蛋糕我不能吃，但是你们的心意老师很明白，非常谢谢你们。”

为了转移同学的注意力，我指著蛋糕问：“有哪位同学还想吃第二片？请出来排队。”

同学们陆陆续续走出来，开开心心地接过蛋糕回座位去。蛋糕终于分完了，剩下的是甜甜的糖衣。我抽出一张纸巾，准备把它们抹去，一位同学突然开声，“老师，Icing 不要丢掉，我要吃。”

什么？吃Icing？会不会太油腻？

“还有哪一位要吃Icing？”我试探地问。

五、六只小手迅速举起来。

好吧！一个人分一点应该无大碍，何况又不是每天吃。

桌面上，那块裹著锡箔的三夹板闪闪发亮，我将它举起来，“这块板有人要吗？”

“老师，我要我要。”

有七、八位同学一边嚷一边举手，为了公平起见，我请举手的同学出来猜拳，赢者获得。那把塑料刀，一条红丝带也用同样的方式分出去。盛蛋糕的盒子原本也有同学要带回家，但是因为已沾到糖衣，所以只好丢弃。

重返工作岗位的第一天，我就是这样带著满满的祝福回家，这些祝福，应该足以打消我想提早退休的念头吧！

是这样吗



时间过得好快，放假仿佛是昨天的事，没想到一转眼三个星期已经过去。

这二十多天是怎么过的？嗯！得分开来叙述，因为季仁过季仁的日子；艾媚有艾媚的生活，两人共同的活动很少，很少。

每天早上，季仁兴冲冲地拎著羽球拍打羽球去了，运动过后，一班朋友一起去吃早餐，聊天，至十一点多才尽兴而归。这一段时间，艾媚独守空屋，与报纸为伴，看报纸不可能看整个上午，剩下的时间，也许写写文章，也许动手做些家务。

午餐倒是两个人一块儿吃。饭后午睡片刻，醒来后各自处理自己的事务，很快又来到黄昏。七时许，季仁去练气功；艾媚若没参加教会的活动，就得孤单地呆在家中。

说了半天，原来大部分时间都是艾媚自己一个人在家。不对啊，不久之前不是这样的，那时张季仁很体贴，他不会长时间把太太独自扔在家里。每天早上去上班前，会特地走到床前，笑眯眯地问太太早餐想吃什么，或者试探性地问：“等下我买面回来给你吃？”

句子是陈述句，语气却是疑问式，那表示艾媚若不喜欢，可以“抗议”。

白天，他嘘寒问暖，留心太太吃些什么，够不够营养，遇到艾媚找藉口不吃水果，他会把整盘端过来，半强迫性地说：“吃，这些统统是你的。”

夜晚，季仁会替艾媚盖几次被子。唔，还有，他挺留意太太的伤口，不时看一看，或用手抚摸短短的头发，欣慰地说：“很长了，很长了。”

这些亲昵的举动，最近好像渐渐减少，是什么缘故呢？

答案竟然让我在韩剧中找到，刚刚在观赏《情意绵绵》，突然发觉张季仁很像孔修哲，真的！不过不是外型，是孔修哲照顾申幸子那一幕。孔修哲说他很感激上帝让申幸子活过来。幸子前往鬼门关走了一趟，康复后，孔修哲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使这个小女人乍喜乍惊；这一幕太熟悉了，张季仁不也是如此照顾李艾媚么？

噢，终于明白了，但凡一件东西失而复得，主人总是分外珍惜，不过确定到手后，也许又不在了乎了。

艾媚生病那段日子，张先生多多少少有点儿担心老伴会离他而去，因而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如今，如今李艾媚像牛一样，连粗重的家事也能做了，还需要细心呵护吗？唉！是这样吗？



邻家小男孩眼中的“坏人”。新潮吗？噢！一点儿也不。

诡异的感觉

两年前的某一天傍晚，我在水龙头底下清洗碗碟，一种灼热的感觉突然侵袭左手五指，灼热感甫消失，手指仿佛被人从热水中提出来塞入一盆碎冰之中，感觉迅速转为冰冷；紧接著，整个手掌麻痹了。

我惊愕地看著自己那只熟悉的手，不知它到底什么地方出问题。麻痹的感觉是间歇性的，痹一阵，停一阵，时间很短暂，每次约一两秒钟，总共五、六次左右，在我还来不及细细体会，一切症状已消失无踪，令我不禁怀疑，刚才所发生的是否只是一种幻觉。

关于麻痹，我所知道的有两种，一种是拔牙时，牙医在牙龈注射麻醉剂，使病人不觉得疼痛；另一种是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式，以致血液循环不畅通，身体受压迫的部位产生针刺般的感觉。

现在，我经历了第三种麻痹，热与冷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瞬息间在手指“内”交替出现。没错，是手指内部，尽管我觉得它们像发寒热病似的忽热忽冷，皮肤却是毫无异状，仍然有知觉，温度也正常。

我的医学知识有限，“麻痹”的定义是指身体某一部分丧失知觉能力，而我的手指对触觉依然有反应，这算不算麻痹？我该怎样向医生描述这种症状？

一周后，麻痹感再度来袭，此后“它”成了不速之客，常常不请自来，有时一天到访两三回；有时则十天半个月也不见踪影，它高兴来就来，说去就去，事前全无征兆，也不偏爱某些时间或地点，叫人捉摸不著它的“习性”。

艾媚的身子骨向来不强健，对抗疾病的态度一贯是采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头痛吃止痛药，肚子疼吃胃药的策略，这回对于“麻痹症”却找不出应付良方，它不痛不痒，也不影响我日常的作息，然而，无可否认，它已悄悄在我心中埋下一颗“无名恐惧”的种子。

人对于不明了的事物总是特别敬畏，就像古代的人类把大自然的现象“雷”奉为“雷公”、“雷神”那样。艾媚心中惴惴不安，心态与古人相似，皆因不知这“麻痹老兄”的底细，它因何出现？打算与我周旋多久？

半年后，“麻痹”开始扩展它的势力，从指尖直到手臂，并吞了艾媚四肢中的其中一肢，然它野心勃

勃，不以现有的版图满足，继续张牙舞爪，侵袭左边脸孔，包括半个鼻子，半边嘴唇与半根舌头。

诡异的感觉大大触动艾媚内心无以名状的恐惧，生病并不可怕，千万不要半身不遂，我不想躺著让人侍候；但是，它步步进逼，我左边的身体只剩下一条腿是“自己”的，倘若这腿也被“它”霸占，那就是“半身”了。

难道我真正的要把半边身子交给“它”吗？

25-112002



摄于泰国某餐馆内。身旁的张季仁亦师亦“夫”，而且还是最佳看护。（1995年）

过敏性反应



过去曾听二姐说，二姐夫对花粉敏感；一接触到某些花卉的花粉，喷嚏就会打个不停；因此每年加拿大的春天一到，二姐夫的鼻子就要受罪，为了这个毛病，他们还搬了几次家。

乍一听说这种敏感症，我很诧异，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美丽的花朵人人喜爱，二姐夫却不能欣赏，可惜了。

奇怪的事不一定只发生在别人身上，1999年除夕夜，李艾媚也成了对某些食物（至今犹搞不清是何物）具有过敏性反应的怪人。

那一年的团圆饭，我们照例到婆婆家去吃。饭后，众人七手八脚帮忙抹地，然后才打道回府。回到家中，艾媚一头埋入工作中，直忙到午夜十二时，家家户户燃放爆竹烟花迎接新年那一刻，才有机会喘一

口气。

也就在那时候，我发觉嘴唇有点儿异样，似痒非痒，因为太过疲累，所以当时没加理会，倒头就睡。

初一上午，季仁穿戴整齐与朋友拜年去了；我和孩子们在客厅观赏电视节目。嘴唇很干，用牙齿轻轻一咬，痒痒的，唇上长出一些小颗粒；颈项和背部也有类似痱子的小疹，一定是昨天工作量太多，汗流浹背引起的。

我用唇油来滋润干燥的嘴唇，又在颈项和背部洒一些爽身粉，然后坐在沙发上，开始享受悠闲的新年假期。

上午十时许，嘴唇不知怎么搞的，越来越厚，口腔与喉咙也开始发痒，“痱子”出现的范围扩大了，脸上、身体和四肢的皮肤都粗糙起来，细看之下，不难发觉这些地方布满小疹。

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一脸一身的“痱子”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肯定还有更大的苦头等著我去“吃”。本著病从浅中医的道理，我决定到中央医院的急诊室找医生看看。

急诊室有好几个病人，其中一些对我投以好奇的眼光，皆因艾媚脸部开始轻微的浮肿，厚厚的嘴唇有几分像非洲黑人。

医生看病的态度很草率，只略略询问病情，开出两天份量的止痒药，就打发我回家休息。

止痒药的疗效有时间性，药力一过，身上每一寸

肌肤仿佛有千百只虫蚁在流窜，这时刻真该感谢上帝在创造人类时，给十根手指头加上指甲。每一次的搔抓，都须用尽气力，非如此不足以止痒；说止痒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是越抓越痒，不抓又不行，皮肤上一条条抓痕，旧的新的，纵横交错。小颗粒在指甲的刺激下纷纷凸起，变成鲜红色的丘疹。

夜晚降临，经过一整天的折腾，我已萎顿不堪，容貌甚是骇人，一张脸肿得像猪头，五官完全变形，嘴唇比往常厚了两三倍，鼻子似刚动过整容手术，笔挺且肥大，眼睑则有如突眼金鱼般高高隆起，幸好上下眼皮之间还留下一线空隙，不致变成瞎子。

这般吓人的模样并没有给病人本身带来多大的冲击，因为病得乏了，再没气力去理会外表的美丑，倒是家人突然要适应这样一张脸孔，而且不知病因何在，未免忐忑不安。星语急急拨电话找教會的师母代祷；季仁则载我到附近一家私人医院去。

当值的医生怀疑是过敏性反应，开出止痒及抗过敏的两种药物，一夜就在辗转反侧，半睡半醒中度过。

初三上午，遍布全身的丘疹似乎比前两天又增加一些，密密麻麻，触目惊心。口腔与咽喉的溃烂使我连喝水也成问题。私人医院的医生担心病人的气管肿胀，影响呼吸，主张立即住院观察。我们向他索取介绍信及诊疗报告，然后直奔美里中央医院。

躺在病床上，两位见习护士遵循医生的指示，为

我打点滴。由于血管细小，护士小姐在左手背扎了五次仍不成功，不敢再尝试，转向师姐求救。想不到师姐出马，一样费了好大的功夫，才顺利地将针插入血管，在她们声声“Sorry”中，我两只手共留下十个针孔，难怪师姐临走前，以怜悯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抛下一句：“kasihan”。

医生要我仔细回想除夕夜到底吃了哪些不寻常的食物，又问家中是否装修，有无粉刷墙壁？

唔，没有，都没有，年夜饭吃的是普通的卤鸭、白斩鸡、芋头扣肉之类的菜肴，不可能导致皮肤敏感。

阿里说，也许是服食“瓜那那”之后的瞑眩反应，一定是我平日体内累积太多毒素，现在一股脑儿发出来，倘若如此，那倒是一件好事。为了证实这个假设，阿里特地把一些与“瓜那那”有关的资料，包括瞑眩反应的症状，带到医院让我过目，以安老姐的心。

“瓜那那”是一种略带苦味的水果粉，是阿里推荐的保健品，我已服用好几个月，若说是瞑眩反应，应该早就出现才对，怎么可能到现在才发作？

为了我出病因，医生指示护士每天抽血去化验，每一次的化验，都找不出毛病。第四天，年轻的医生与护士一同来到床前，拿出一张同意书，问我愿不愿意让他们做爱滋病毒的测试。

爱滋病？开玩笑，李艾媚可是良家妇女呢！况且

我又不吸毒，也没输血，怎么可能得爱滋病？太离谱了吧！说我是天花病人也许还有人会相信。这个医生……唉！这个医生是不是医务太过繁忙，脑筋有点儿糊涂了？

算了，化验就化验吧！大不了再忍一忍疼，让护士多抽一次血。

爱滋病毒测试报告出来后（各位不妨猜一猜，是阳性？还是阴性？），眼看没有其他可疑病毒可寻，医生宣布验血行动终止。

无可否认，在肉体上，我备受折磨，除了皮肤的痕痒，打点滴的不便（共吊了七天，手臂都肿了），还有口腔的溃烂。每到服药时间，护士小姐会用半个空盒子把药送到病房里，大大小小的药丸一共二十二颗之多，每吞一颗，都必须付出几滴眼泪作代价（喉咙太疼了）。

阿凌看见艾媚病得像个丑八怪，心情却依然愉快，不禁大呼不可思议；然后把“坚强”、“勇敢”等高帽子一顶一顶送过来。她抱怨自己的丈夫一点点小病就乱发脾气，事事看不顺眼，又感叹说，如果丈夫像艾媚这么好伺候就太好了。可惜啊，李艾媚毕竟是个小女子，永远没机会享受阿凌细心的服侍，不过阿凌的丈夫也真是的，生病很“了不起”么？服侍病人的那一位才辛苦呢！所以生病时更应该感恩，感谢上帝让你有机会休息，感谢家人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这是一种难得的福气。

住在一号病房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有空调设备，每个病房只有一个床位，房内有洗手间，不必与其他病人共用。洗手间里有一面大镜子，就挂在面对门口的墙上，每一次我推门进去，都会被自己布满红疹的“尊容”吓一大跳（因为没有心理准备），难怪季仁那么忧愁，他简直连笑也不会笑了。

身为老么的阿比在我生病期间挑起大梁，成为家中的厨子，为家人烹煮两餐。偶尔季仁也会下厨炒一两个菜。每当老爸要显身手时，星语与阿比必站在一旁，美其名曰观摩厨艺，实则是暗暗“监视”。

“妈妈，你不知道爸爸炒一个菜放了多少油，我们阻止他说够了够了，他还是一个劲地倒，真恐怖。”

季仁为自己辩护，“哪里会太多，炒菜就是要放多一点油才好吃。”

因为记挂著医院里的妻子，季仁没心情出外“享受”，每天都是家里和医院两头跑，年初四，大姐敞开门户招待亲友，特地打电话邀请季仁与孩子们到她家里吃晚餐，盛意拳拳。季仁却一再推托，“不必啦，谢谢你，我们自己会煮，不用客气……”

阿比与星语在一旁干著急，“我们多么希望爸爸答应大姨的邀请，但是爸爸一直说不必不必。”

阿比的烹饪经验有限，骤然间要她担当大厨一职，难怪她手忙脚乱，现在有机会少煮一餐，却被爸爸轻易推掉，小家伙唯有暗自叹息，徒呼荷荷。

年初七是人日，婆婆按照家乡习俗，煮了擂茶，事先叮咛儿子和孙子孙女们当天一定要回去吃饭，往年我们全家都是开开心心地一起去享受这风味独特的一餐，谁知今年最爱吃擂茶的张季仁竟然大反常态，“不必啦，我们自己会煮。”

阿比与星语在叙述这些趣事时，都能体谅老爸的心情。幸好艾媚只在医院呆了九天，出院那天，虽然走起路来飘飘然（体重只剩下40公斤），但是，张季仁总算会笑了。

8-12-2002



Baby 是亲戚的，借来抱一抱。艾媚是不是一脸慈母相？
(2002年)



中央医院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病人出院后，须定期到医院复诊，继续接受治疗或观察。这种制度对病人来说是一种妥善的医药照顾，缺点是每一次为病人看病的医生都是不同面孔，这种方式对医生和病人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不便，不能快速而有效地了解病情，除非医生将厚厚的病历卡仔细翻阅，要不只好通过与病人的对话来获取有关资料。

在一次复诊中，我将身体局部麻痹的现象告诉医生，“Numbness”（麻痹）这种病征就此被记录在我的病历卡中，也开始了冗长的寻医之旅。

不同的医生对“麻痹”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医生沉吟不语，不知内心想些什么，有的认为是身体老化的现象，有的归咎于服食某些药物的副作用，也有的怀疑是骨质增生，骨刺或软骨压住神经线，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有一点医生们的看法倒是一致，他们皆否定这是中风的征兆，这使我稍微放心。

约莫半年后，其中一位医生建议我让骨科医生看看。在他的安排下，我从 Pakar 3 转到 Pakar 2，成为骨科医生的病人。

缅甸籍专科医生接手后，对我进行详细的检查，除了拍摄X光片，也测试四肢的力度及左右手皮肤的敏感度，在发觉一切正常后，医生深感困惑，只能略尽人事，给我补充维生素乙群(Vitamin B, B6, B12)。这种维生素疗法Pakar 3的医生早已让我尝试过，但是并不能减轻麻痹的程度。一位友族护士热心地推荐，说这种维他命对强化神经线有帮助，她也正在服用中，最后叮咛我一定要记得吃。

每三个月一次的检查重复又重复，一样的方式（测试四肢的力度）、一样的维他命、一样的麻痹。

转眼一年过去了，缅甸医生在对我作最后一次检查后，拿起电话拨到 Pakar 3 去，“Hello，你们一年前交给我的病人——李艾媚的骨骼一切正常，现在我要把她还给你们……”

听起来好像艾媚是一件货物似的，被人传来传去。临走前，医生和气地说，改天如果骨骼方面有什么毛病，可以再去找他。

回到 Pakar 3，我继续定期前往复诊，每次与医生见面，都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医生照例问：“还会麻痹吗？”

艾媚照例点点头，“是的。”

然后是再一次将病况记录起来。

一直到今年(2002年)四月，我遇见一位新医生(过去不曾见过的)，新医生姓池，很年轻，他看过病历后，思索了一会儿，问我是否愿意自费到金宝铃(Timber Land)医药中心去作脑部检查，又补充说：“你拖了这么久还查不出原因，我觉得最好是去检查一下。”

就这样，我拿著池医生的介绍信，在五月的假期中，飞往古晋金宝铃医药中心。



在《别让爸知道》的推展礼中，艾媚上台发表感言。(2000年)

核磁共振摄影



我知道拍X光片是怎么一回事，也知道X光虽然“犀利”，还是不能拍出我脑袋中医生想看到的东西；那么，更先进的仪器是什么？

池医生说是MRI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至于MRI是怎样的一种仪器？操作时病人须注意些什么？费时多久？我完全没有概念。

2002年5月28日，季仁与我拿著池医生的介绍信，带著去度假的心情，乘搭马航班机飞往古晋。在机场，我们遇见另一位校长与其夫人，他们也是准备到金宝铃医药中心(Timberland Medical Centre)作身体局部检查，并且已在附近一间酒店订了房间。我们跟随这对夫妇到他们下榻的酒店，也在那儿住下。

酒店已相当陈旧，却常常客满，主要原因是地点离金宝铃医药中心很近，两座建筑物只相隔一条马

路，投宿者大都是病人家属或是前来检查身体的外省人。

第二天上午，我们比预约时间提早一小时抵达该医药中心。在底楼，我仰起头观看该中心所提供的服务——X-Ray、Ultra Sound、C T Scan、Bone Densitometry、Mammogram、MRI。在MRI旁边，有一行中文字，“核磁共振摄影”。

柜台处，护士小姐要我们先缴费，费用是七百五十零吉，折扣十巴仙，实收六百七十五零吉。护士小姐预先声明，倘若拍摄中途需要打针，须另外缴付二百零吉。

9时30分，我进入核磁共振摄影室，里面并不安静，不知什么仪器持续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一张狭窄的“床”就摆在距门口不远处。

负责操作仪器的是一位年轻的友族男士——Mr. Alex。Alex先生和蔼有礼，我遵照指示，躺在床上，身上被一张薄被盖著。Alex先生说，整个拍摄过程需要四十分钟，要我尽量放松，又说仪器开动时会有一些噪音，所以须戴上耳塞。

塞住耳朵并不能完全阻挡声音传入耳内，咯噔咯噔的声音仍然听得见。我直挺挺地躺著，不敢也不能乱动，就在此时，“床”徐徐移动，把我送入一个拱形的小空间，我的思维敏捷，立即把这一幕与医院停尸房中一格格存放尸体的“抽屉”联想起来。天啊！我真的很像一具任人摆布的木乃伊，正胡思乱

想，一个面罩悄无声息地盖下来，虽不是贴面覆盖，但是压迫感却油然而生。心理作用很快引发生理效应，我突然觉得呼吸困难，几乎窒息，被活埋的滋味就是这样吗？老天！我真的连一分钟也不愿再呆下去，很想扬声对Mr. Alex说我不拍了。然这样未免太过儿戏，正在思量拍还是不拍之际，另一种声音响起来了，“达达达达……”，完了，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仪器开始操作了。

既然走不得，我唯有想办法让自己舒适。心中默默唱著熟悉的诗歌，一首接一首，感觉越来越好，内心的恐惧也渐渐消失。

不知过了多久，Alex的声音传过来，“我们要给你注射一针，这样会拍得较清楚。”

我的头不能随意转动，看不见他的脸孔，只能从喉咙发出“嗯”的一声，表示“知道了”。

针是扎在左手手背，不很疼，可以感觉到药水在血管中缓缓前进，经过手腕，到达手臂……

时间好像过得比平时慢，好不容易等到“达达达达”的声音停止，“床”再一次移动，让我“重见天日”。Mr. Alex微笑著说，拍摄工作已经完毕，提醒我到柜台缴付二百零吉。我回头望一望那令人生畏的“抽屉”，发觉根本不像自己方才想象的那么恐怖，可见心理作用真的好可怕。

当天下午，我们倒回金宝铃医药中心去领取“相片”。护士交给我们一个45cm X 38 cm的大信封，随

后我们乘搭计程车到古晋旧巴刹的一间酒店，在那儿又住了三天两夜。

大信封实在太大了，放在桌上怕沾到水，放在床上又怕不小心把它给压坏，结果只好用两个旅行袋把它架著，让它“站”在那儿。我们对它百般呵护，就是没打算把底片拿出来看一看。事实上，我从未怀疑自己的脑袋有毛病，这次花数百零吉来检查，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很健康，买一个心安。

张季仁呢？他也没看。当初还以为他的想法与我一样，后来才知道，那几天当中，他把自己变成一只鸵鸟，将头埋在沙堆中，希望永远也不要知道真相。

25-12-2002



摄于美里笔会丛书推展礼暨砂州本土华文书籍展览会上。
(1997年)

脑袋有一个肿瘤



回到美里两天后，我突然想看看自己的“玉照”，季仁出言阻止，“不要看啦，反正我们也看不懂。”

我也知道自己看不懂，但看一看又有什么关系。底片一共是六大张，每张有许多小图，都是头颅的“特写”，分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拍摄，画面异常清晰。

我一张一张抽出浏览，看不出个所以然，正想收拾好放进信封，无意中发觉有些图片并不对称，一边颜色较深，可清楚看到脑的形状，另一边却多出一团灰蒙蒙的影子，按比例看，影子似乎有鸡蛋那么大。这是什么东西？我一手拿著信封，另一只手将底片就著灯光细看。

突然“啪”的一声轻响，从信封口掉出两张被订

书机订在一起的“Radiology Report”。噢！原来还有这么一份检查报告。在Finding（调查结果）下面一共列出六项观察结果。第一项开门见山地指出，病人右脑靠近颅骨的地方有一个肿瘤，体积是3cm X 4cm X 4.8Cm。

我的脑袋有肿瘤？出于自然反应，我转过身想叫季仁过来看看，却发觉他已上楼去。检查报告中有许多医学术语，看也看不懂，还是留待明天找受英文教育的阿里看看吧！当下将底片与报告塞入信封，预备就寝。

睡房中，季仁已发出轻轻的鼾声。我进入浴室，看著镜中自己的脸孔，很难想象头颅里有一个那么大的肿瘤。这应该是一件大事，但我的心情却出奇地平静，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追问苍天，“为什么是我？”，感觉竟然是如释重负——左手麻痹的原因到底找出来了，古晋之行总算没有白费。躺在床上，我很快就睡著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把报告拿到教会去给阿里过目。阿里被吓著了，“3cm X 4cm X 4.8cm，很大呢！”

说完，又急急补充，“这么大，应该是良性的吧！呵呵。”阿里干笑两声，不知是要让姐姐安心，还是安慰他自己，只是那笑声太过干涩，殊无笑意，反而泄露出他内心的担忧。

这件事季仁还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才不致让他

受惊吓？思前想后，发觉只能措辞委婉一点儿，真相还是该让他知道的。

到家了，季仁坐在沙发上阅报，我脱了鞋，轻轻松松地开口，“你要有心理准备哦，我的脑袋里有一个肿瘤。”

季仁没有露出我预期中的震惊表情，他连头也没抬，仿佛被什么重大新闻所吸引，又仿佛老僧入定。噢！这反应不正常，太太有病他怎么可以这么无动于衷？太说不过去了，我伸出左手在他眼前来回摇晃，“喂！你不吃惊吗？”

季仁这才抬起头，闷闷地说：“我那天就知道了。”

原来5月29日在金宝铃医药中心接受检查时，Mr. Alex 已知会季仁，“你太太的脑部有Problem（问题），要打针才能拍得更清楚。”

难怪，难怪他要阻止我看底片，可怜的季仁，这样独自把坏消息藏在肚子里，不辛苦吗？

23-1-2003

我还能活多久



当天下午，季仁照例与朋友去打羽球，我独自呆在家中，百无聊赖，一种孤寂感突然排山倒海般将我淹没，这情景就像三个孩子初次离家到外地升学的感觉，我的心紧紧地揪成一团。

烧饭的时间到了，我像行尸走肉，双手机械化地忙碌。这个瘤如果是恶性的，我还能活多久？半年？一年？我曾和季仁约定，等我退休后，我们将卸下担子，一起去旅行，一起到乐龄中心运动，享受悠闲的生活。这些计划大概都不能实现了。

妈妈罹患肺癌时，匆匆半年就去世了；另一位年轻的朋友被检验出患上肝癌，也是短短的六个月后逝世。现在是六月，即将来临的农历新年我还能够与家人共同欢庆吗？失去女主人的家庭是否依然温暖？

晚餐的饭桌上，季仁与我相对而坐。两个人一起

吃饭已经非常冷清，倘若我走了，季仁将自己烧饭，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看电视节目也没人作陪，形单影只，偌大的一间房子，就剩他孤零零的一个，这种凄凉的日子叫他怎么过？想著想著，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一颗颗掉落在饭碗中。

季仁大吃一惊，赶紧起身走到我身旁，伸出双手将我圈入怀中，“不用怕，不会有事的，上次（不知他指哪一次）那么危险都没事，不要胡思乱想……”

季仁误会了，我不是怕，是心酸。孩子们已经长大，他们有自己的天地，以后也会有自己的伴侣，失去母亲当然会令他们悲伤，但是时间与繁忙的生活可以使他们的伤痛逐渐减轻，而季仁，失去老伴的季仁该怎么办呢？

一连两天，我沉浸在自己的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说服季仁在我走后另找一个伴侣，可以陪他走完人生路。这件事目前不宜提起，得等候适当的时机。另外，身体各个器官不应浪费，能用的都捐出去吧！至于相片，刊登讣告时千万不要用太年轻的相片，去年申请更新护照时拍的那张正适用。除了第一项计划必须亲自向季仁提起，其余两项我打算交待阿里，以免季仁承受不住。

所谓的计划全与“身后事”有关，这些胡思乱想使我心情低落，一颗心又酸又疼，总觉得即将与家人分离，但是我至少还有半年的时间，难道每天就这样心酸酸地过日子吗？

我想起自己所信靠的上帝。过去十年，我天天靠著上帝的恩典生活、工作，也常常与朋友分享祷告的能力，难道在我苦难的时候上帝就离我而去吗？不是的，我始终相信，神若允许某一件事发生在祂子民的身上，必然有祂美好的旨意，现在也是如此。我虽不知上帝有什么计划要成就在我身上，但肯定不是让我变成林黛玉，天天以泪洗脸。

那天晚上，我跪下祷告，求神挪去我的心酸，将喜乐与平安赐给我。从那一刻起，我没有再悲叹自己的遭遇，心中充满的平安使我完全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这是一种奇妙的经历，不需要强颜欢笑，不需要努力使自己“坚强”。这种感觉相信许多基督徒都曾拥有。

我再一次靠著上帝的恩典站立起来。

23-1-2003

不像弟弟的阿里



阿里是第一个知道我患上脑膜瘤的。这个弟弟比我年轻四岁，对兄姐极友爱，时常劳碌奔波，像一匹不必吃草的好马。

现在三姐身体有恙，马儿又开始忙碌起来。得知消息后的当天下午，阿里特地送来一罐自己正服用著的保健品，殷殷叮咛：“一天三次，一定要记得吃哦！”

艾媚生性懒散，有时一天只吃一回，阿里知道后摇头叹气，“连吃都懒，不怕开脑袋（动手术）吗？记得，要吃三次。”

为了想知道“meningioma”是什么“东西”，阿里上网找到下列资料：

- （一）是一种脑膜瘤；
- （二）一些人开刀割除后完全康复；

(三) 一些病人数年后复发；

(四) 有些病人手术后，颅骨不能准确放回原位；

(五) 有些人手术后有后遗症，手脚不灵活；

(六) 一位病人手术后死亡。

阿里没有避忌，连手术不成功的病例也据实相告。这正是我所要的，身为病人，我不希望周围的人有所隐瞒，无论是好是坏，病人有权利知道。

2002年6月9日，我在某报看见一则报导，标题触目惊心：台大名医，两月夺三命。

被夺去性命的三位病患都是因开颅手术失败导致“脑死”。报导中有一段如此描述：

十九岁的王永义手术后当场脑死，医生估计只能活一至二周，但是不甘心的家属坚持医生须继续救治。就这样王永义在加护病房住了一百二十一天后去世。王母哭诉：“在加护病房里，部分头盖已经掀开的儿子，脑浆不断流出，而且还有虫子从儿子的脑中飞出来……护士还拿电蚊香给我赶虫。”

这样的描述令人毛骨悚然，然而我心中却是一片泰然，毫不惧怕，倒是家中各人，看起来比我还忧虑。

当时“长生学”刚被引进本地，许多人报名参加，阿里是其中一个。参加课程的学员先由师父协助打开穴道，然后通过静坐（练功）与调整来提升健康。已被打开穴道的学员可为别人调整治病，据说用

的是来自宇宙的能量云云。

阿里甫“学成”即遇到我这个病人，正好一展所学，每天下班后即马不停蹄赶来为姐姐调整，然我自己是不信这一套的，几次的戏谑（讥阿里为三脚猫功夫）与婉转拒绝均不能打消阿里的好意，连季仁也在一旁帮腔：“试试看嘛，也许有效呢！”

这两个大男人都抱一线希望：好歹要试它一试，说不定可以把死马调整成活马。

阿里是个大忙人，白天上班；晚上还必须督促一双儿女做功课，现在每天得拨出一小时到我们家来当“义工”，直把他累得睡眠不足，熬出两个黑眼圈。有好多好多次，在调整时，阿里双手猛然往下滑，起初还以为这是一种调整方式，后来才搞清楚，那是他困极了打瞌睡。

这样不行，会把他累坏的，此后我常与他讨价还价，把一小时变成四十五分钟，再递减为半小时。

那段日子，阿里每次一见面总要问：“今天头会痛吗？手有没有麻痹？保健品吃几次？”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不知底细的人必然误以为这是一个医生，正在探询病情。

阿里没有弟妹，却常常扮演照顾别人的角色，这个弟弟，老实说，更像是一个哥哥。

4-3-2003

二姐的声音



电话铃声在我匆匆扒下饭盒中的最后一口饭时响起，下午要回学校补习，午休的时间很短，午餐不可能慢慢享用。

“……媚，听……说你不舒服……”

听筒哪一端传过来的声音似乎很遥远，不太清晰以及断断续续，以“媚”称呼我，应该是文友吧！是哪一位呢？

“阿媚，我是阿烈……”

这回听清楚了，是阿烈？二姐阿烈？啊！我多久没听见这位姐姐的声音了？

“阿媚，你怎么样？早上阿里打电话跟我说起你的事情，我很担心……”

二姐开门见山，询问病况。当她知道肿瘤是长在颅骨内时，吓了一跳，“这样……这样不是要把骨头

弄开才能切除吗？你们那边有好的医生吗？”

我请她放心，并告诉她，古晋医院有一位很棒的脑科专家。

“是不是外国人？”二姐对砂拉越的印象还停留在二十多年前，当时美里各方面还相当落后，她怎么也想象不到现在的马来西亚在各领域已拥有本土的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在内。“二姐，是华人，一个很年轻的医生。”

二姐不明白“华人”何所指，“是中国人吗？我的意思是从中国来的华人。”

当她搞清楚该脑科专家乃马来西亚人后，不禁发出赞叹：“这么了不起！”

了不起的事多著呢！美里一位女士中风昏迷，被紧急送往古晋救治，医生清除她脑部血管的淤血后，将头盖骨暂时“养”在病人的肚皮中，二姐听不真切，惊疑地问：“什么？把头放在肚皮里面？”

好二姐，你别吓唬我，头怎么可以摘下来随便乱放？

和二姐聊天是一件愉快的事，二十七年前，二姐夫与二姐带著孩子移居加拿大，十年后回乡省亲，一眨眼，十七年又过去了。

二姐体格娇小，容貌清丽，她踏入社会当临教的时候，我正升上中学。临教当了一年，二姐申请进入巴都林当师训学院受训，两年后成为合格老师。

我爱听二姐讲故事，不论是学院多姿多彩的生

活，还是教学中的苦乐，都令我心焉向往，心中暗暗立志，将来也要当老师，要当一个像二姐一样的好老师。

二姐的美不单在外表，她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气质。她的谈吐文雅，非常“淑女”，她也善于欣赏别人的优点，并且不吝啬发出赞美。她常说：“阿媚，你画的卡通很生动。”

“你写的信很有趣。”

“XX说我有一个很美丽的妹妹。”

二姐的这些赞美对我影响很大。尽管人们常说：“女大十八变”，但十七八岁的我老觉得自己比丑小鸭还难看，要美貌无美貌，要气质没气质，至于才气就更不用说了，浑身上下简直一无是处，是二姐在不知不觉中帮助我建立信心。

大姐与二姐都具有大姐姐的风范，她们除了帮助妈妈做家务，也协助照顾弟妹。阿里与我最喜欢将头枕在二姐腿上，侧身让她用耳挖为我们掏耳朵，左耳掏干净了翻个身掏右耳，有时躺得太舒服不想起身，硬是要赖说没掏清洁，目的只不过是想要多耽一会儿，享受那份温馨。剪手指甲与脚趾甲是另一种服务，指甲在二姐专注的眼神与灵巧的手下，发出清脆的“的、的”声，被修得整整齐齐。

念小学时，大姐与二姐还是我的救星。生字写不完时，都是她们出手相救，两人轮流握住我拿笔的手，一笔一划、一点一滴，让我在睡眼迷蒙中完成作

业。

高中毕业后，我投入临教行列，完成半个志愿，从此与两位姐姐“平起平坐”。我们分享心事，结伴出游（只不过是看电影或逛街购物罢了），征询其他两人对自己男朋友的意见，甚至连衣裳也常常混著穿——我的借给你，你的借给她，她的则让我穿在身上。

这一段美好时光回想起来历历如在昨日，今天听到二姐的声音，发觉依然那么好听，彼此的心也依然那么亲近，真是无比的喜悦。

亲爱的二姐与二姐夫，祝福你们，健康，并且常常喜乐。

5-3-2003



与李仁同时获颁长期服务奖。（2000年）

饱受惊吓的婆婆



脑袋长肿瘤是一桩大事，我在三天后调适了自己的心情，照常生活，照常工作，没让这件事影响日常作息。季仁问我要不要让妈妈（也就是婆婆）知道，我建议暂时不说，以免老人家担心。

七月十三日是周末，我们像往常一样，载婆婆到小姑开设的“自己人茶室”进晚餐。在等候上菜的当儿，季仁突然没头没脑，吞吞吐吐地说：“那天，那天去古晋检查，发现脑部有东西……”

婆婆疑惧地看著儿子，两道眉毛向中间靠拢，差不多要皱到一块儿了。

张季仁不知道自己暧昧的言语已令亲爱的母亲产生误会，只顾凝神思量，准备掏出更婉转的句子。我见情况不对，赶紧拍拍婆婆的手背，笑著说：“妈妈，不是他，是我，我的脑袋里面生东西。”

婆婆还未从惊惧中恢复过来，她眉头微蹙，眼神中充满了问号。

“妈妈，别担心，没什么大事，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都在为我祷告。”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自在，实际上，我的心情也确实是轻松的。

婆婆见我若无其事，心神稍定，特地引用一句客家谚语来安慰媳妇，“轻皮薄肉，一下就过，没事的，一定没事，你也要多多祷告。”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婆婆也知道手术的凶险，因此自己虽未信主，却鼓励我向上帝支取恩典和能力。

婆婆原已报名参加旅行团准备到南非旅游，费用也缴清了，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后，竟然悄悄取消行程。为了让她能按原定计划去游玩，我鼓起三寸不烂之舌，一再向她保证我不会有事，手术一定成功，等她从南非回来，肯定可以看见生龙活虎的媳妇，这样岂不胜于呆坐家中，胡思乱想。

婆婆一颗心被说动了，两天后叫大姑载她到旅行社去，幸喜名额还保留著，老人家开开心心随著大队到非洲跑了一趟。

古晋中央医院只有一位脑专科主治医师，所有车祸导致脑震荡，脑积血或中风，爆血管的病人全由这位Dr. Wong动手术，院方几次安排日期让我动手术，都因临时有紧急病人而被迫展期。

8月25日下午，我们从古晋返回美里，傍晚驱车

到婆婆家去，婆婆闻声出来，惊喜交集，张开双臂给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略带哽咽地说：“多么高兴，看到你回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说罢，重重在我右边面颊亲了一亲，意犹未尽，转过头也给左边面颊一个响亮的吻，如同她以往无数次亲吻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般。

我回拥著她，轻声说：“妈妈，还没动手术，还要倒回去呢！”

“不要去，不要再去了。”婆婆喃喃地说，语气像极了任性的小孩。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醒悟，这些日子以来，尽管她老人家看起来那么乐观，尽管她常常将那句“轻皮薄肉，一下就过”挂在嘴上，内心对“开刀”，特别是“开脑袋”是怀著深深的畏惧的。

“不要再去”，虽然只是寥寥几个字，却沉得似铅块，多少关怀，多少担忧，多少惧怕，都从那儿宣泄出来了。

手术前后



我曾问季仁，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后悔娶这个太太，张季仁但笑不语。

结婚三十年，我想，最让季仁操心的莫过于我的健康了，也不知为什么外表挺强健的一个人，偏有那么多病痛。

根据经验，每一次太太生病，季仁必眉头紧锁，忧心忡忡，他不善于掩饰内心的忧虑，总是赤裸裸地把它挂在脸上；但是这一次情况稍有不同，当我写一篇与病情有关的文章《别担心》时，他略带犹豫地问：“这样岂不是让大家都知道了？”

看到我不介意把病情公开，看到我可以坦然面对，季仁渐渐开朗起来。他可以侃侃然和朋友们谈太太的病，分享与“脑膜瘤”这种病症有关的知识，谈论手术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我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

张季仁。

住院期间，季仁成了我的私人看护，夜晚就卷缩在躺椅上，将就著睡觉，问他是否觉得不舒服，他总是笑嘻嘻地答：“不会，哪里会不舒服。”

这个看护细心尽责，除了买报纸给病人阅读，削水果给病人吃，连倒水，冲泡咖啡、洗杯子等工作也完全包办，难怪出院后，病人脸颊丰润，看护却瘦了一圈。

手术前一天，麻醉师张医生来到病床前让我签下手术同意书。签字之前，张医生详细告诉我们，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 手术进行中或手术后，脑部可能会大量出血；

(二) 心脏可能突然停止跳动，那意味著死亡的到来；

(三) 病人不能承受麻醉药力，导致生命有危险；

(四) 病人手术后必须在加护病房住一两天或一段更长的时间，视病人的康复情况而定；

(五) 倘若病人呼吸困难，医生将以插喉(在喉部开一个孔)的方式，以仪器协助呼吸；

(六) 手术后病人也许会中风；

(七) 一些病人手术后伴有后遗症，如视力减退或手脚不灵活等；

(八) 手术过程中，伤口遭受细菌感染。

上述八项可能性，每一项都令人闻之心惊。尽管张医生指出，手术不成功的机率只占五巴仙，季仁眼中依然闪过一抹迟疑，我倒是爽爽快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我深信一切掌握在上帝慈爱的手中，是生是死，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张医生接著询问我的身体状况，以往是否曾动过手术，是否曾全身麻醉，心脏有无问题，是否患有哮喘病等等。张医生进一步解说，手术大约需四小时，届时医务人员会用管子从病人嘴巴插入，协助呼吸。管子也许在手术后取出，也可能继续安置著，视病人呼吸是否稳定而定。麻醉作用会在关掉麻醉剂后消失，病人随之清醒，但也可能继续让病人保持昏睡状态，使脑部获得充份休息，避免脑肿的现象出现。

要确保手术的成功，之前必须有妥善的准备，除了验血，拍摄肺部的X光片，还必须作心电图检查。那是一台小巧的仪器，护士小姐先在我的脚踝、手腕、胸前与肋骨旁涂上乳液，然后将一些吸盘似的东西贴在涂上乳液的部位，再将仪器上一条条的管子接到“吸盘”上，然后接上电流，开动仪器，将探测所得绘成图表。这张心电图将交给医生过目。

护士小姐在做这项测试时，声称不会有任何痛楚，要我尽量放松，幸好事先说明，否则被一台类似八爪鱼的仪器缠在身上，多少有点儿紧张。

9月11日上午7时30分，我换上白袍，躺在推床上，准备出发。季仁上前紧握我的手，我报以微笑，

心中非常平安，感觉好像去赴一个约——一个普通的约会。

手术室在一楼，有好几道门。进入第一道门，里边已有护士准备好另一张推床，让我躺上去。季仁不能在那儿逗留，一位护士笑著说：“跟丈夫说再见吧！”

我扬起手向季仁说“拜拜”，看著他转身出去。

进入第二道门，有一位男病人比我先到，陆陆续续又有好几位病人被推进来，准备动手术的人还真不少。

手术室内的护士们动作都很俐落老练，其中一位把我的手臂用被单盖好，解释说：“很冷”，一面拍拍我的肩，叫我不要紧张。

八时左右，一位刘姓麻醉师走过来，将我推进一间小手术室，里边摆著好几台说不出名堂的仪器。一位医疗小组的组员轻轻拍打我的左脚脚踝，以便让血管浮起，随著脚踝一疼，一枚针已扎进去，右手手背也同样扎了一针，用胶布固定著，我听见刘医生说：“血管很细小。”

接著，麻醉师往右手注射药物，一边告诉我，药水进入时，心脏和头部会有灼热感，是正常现象，叫我不必惊慌。麻醉师话刚说完，一股热流很快经过腹部、胸腔，抵达头部，脸孔一阵燥热，一旁的助手迅速将氧气罩盖在我脸上，提供更多氧气，以减轻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8时10分（墙上挂著时钟），Dr. Khor来了，他先叫我不必害怕，又说待会儿会先替我剃掉头发，等Dr. Wong一到，手术就可开始。一位助手善意地替我掖了掖被子，大约是怕我抵受不住室内的低温。

8时15分，麻醉师说：“我们要让你睡觉了。”

我感觉到右手的血管有药物进入，氧气罩散发出来的不再是氧气，而是味道怪怪的麻醉剂。有人叫我大口吸气，约莫吸了三、四次，人就失去知觉了。

恢复知觉的刹那间，感觉是全身被一团金黄色的光裹著，暖烘烘的，异常舒服（这是一种奇妙的经历，我没睁开眼睛，却能“看见”自己的身体被裹在柔和的光中。），有人把我移到冰冷的推床上，我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季仁。当时的头脑相当清醒，完全没有麻醉过后的迷糊或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手术后，就如Dr. Wong事先所判断的，我不需进入加护病房，护士直接将我推回五楼女外科病房。

我躺在床上，醒了睡，睡了醒，有如一只在原野上疗伤的鹿，每多睡一刻，体力就恢复一分。每一次醒来，最先接触到的就是季仁关切的眼神。就这样，从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开始，我在睡与醒的交替中，度过一个下午与一个夜晚。

护士每隔一小时为我测量一次血压与体温。我的右手打著点滴，不能随意移动。季仁告诉我，伤口是在右耳上方，为了安全起见，我尽量不让头部侧向右边。

固定不变的躺姿加上病床都裹著一层塑胶布，不易散热，再加上前一天晚上开始就滴水不沾，使我口渴难当，喉咙干得仿佛要喷出火来，那一刻，我想到荒漠甘泉。

下午五时左右，Dr. Wong前来探视，确定我视力不受影响，手脚也灵活自如，深表满意，过后即匆匆离去。

第二天上午，我的精神与体力都回来了。Dr. Khor说，可以尝试喝一些饮料，如果不会呕吐，就可拆除点滴。八时许，我喝下半杯美禄，吃了一片饼干，感觉很好。中午吃粥，胃口还不错，Dr. Khor请护士为我拆掉点滴。

“束缚”一解除，浑身都轻松起来，我试著下床走动，季仁在一旁护著，唯恐我不小心摔跤。情况非常好，伤口不觉得疼痛，头也不晕，可以走得很稳妥，虽然如此，季仁还是寸步不离，那两天一夜，季仁对我的照顾，只能用四个字形容——衣不解带。

手术进行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季仁上演一幕“错认爱妻记”，令人捧腹。

话说当天季仁在手术室外一边看报纸一边等候，旁边还有数位其他病人的家属。手术室的门不时打开，每推出一个病人，必有家属上前迎接。

就在季仁全神贯注在报纸中时，又一个病人被推出来了。这一次没人上前“认领”，一位妇女提醒季仁，“是你的孩子吗？”

季仁慌忙丢下报纸跑前去，只见床上的人脸色惨白，双手冷得簌簌发抖，慌乱中，季仁连艾媚的脸孔长什么样子都记不得了，只顾把被子拉好，盖住病人的手，又接过护士手里的点滴瓶，这才有时间打量“艾媚”那张毫无血色的脸，一看之下，疑云顿起，忍不住嘀咕：“脸色苍白倒也罢了，怎么五官也变了样呢？”

正狐疑间，“艾媚”忽然口操马来语，季仁一愣，赶紧向护士求证，“这位病人叫什么名字？”

没等护士回答，季仁也知道自己摆了乌龙——一个好大好大的乌龙。

手术后一周，我获准出院，在家调养了数日，精神焕发，没想到一天深夜，“过敏症”再度来袭，嘴唇在半个小时内肿得老高，五官逐渐“变形”，全身奇痒无比。季仁在床上安睡，浑然不知身边的人已变成一只丑八怪。

凌晨四时，季仁被吵醒了。亮著了灯，顿时被我的模样吓呆，那是一副完全不能辨认出原本相貌的脸孔，情况比起1999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痛苦的煎熬中，季仁束手无策，他内心挣扎了许久，终于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第二天，季仁赶著去上班，他把阿比叫醒（阿比恰好回家度假），很委婉地告诉她，妈妈病了，脸肿得很厉害，让阿比先有心理准备，接著又打电话请阿里来带我去看医生。

医生为我注射一针止痒。回家后，我开始上吐下泻，胃痛得死去活来，呕出的液体比白醋还要酸。我不停地进出洗手间，吐与泻同时发作，胃如同被撕裂一般，痛得我冷汗涔涔而下，湿透衣裳。我不知道自己换了多少套衣服，只知道再这样下去就真的撑不住了。

医生开出的止泻药粉不但无效，反而使病况加剧，阿比怀疑医生误开泻药，但说明书上写的的确是“止泻”。

阿里四处寻找番石榴叶，靠著番石榴叶煲水当茶喝，腹泻总算止住了。至于胃痛与身上的痒，则整整折腾了我两个星期。据说一些动过手术的病人手术后皮肤也会痒，只是没像我这么惊天动地就是了。

2003年3月，季仁陪我到古晋中央医院复诊，电脑扫描显示一切良好。这一趟寻医之旅到此也就画上完美的句号，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亲戚朋友，愿神的祝福永远与你们同在。

21-4-2003

向医生致敬

在古晋中央医院，我们结识来自某个省份的陈明亮夫妇（化名）。陈先生陪太太到医院治病，太太患的是癌症，癌细胞已经扩散。她曾在当地的医院留医两周，这次来到古晋，陈先生慨叹，两间医院的医生态度完全不一样。

陈太太是因为双脚疼痛才住进当地的医院的。一天晚上，剧痛再度袭击，陈先生看见太太痛得五官扭曲，赶紧向值夜班的护士求助，请她想想办法。

护士走到病床前看了看，表示不能做些什么，又漠然地说：“生 Cancer 就是这样痛的啦！”

陈先生要求护士请医生来探视，护士不予理睬，几经交涉，才勉强拨了电话。

医生到了病房，脸色与护士一般不友善。陈先生把太太痛楚难忍之事相告，医生木无表情，由始至

终，没有对病人与家属说过一句话。

陈先生庆幸太太有机会到古晋就医。他们抵达医院当天，三位专科医生共同进行会诊。他们把病人的病情告诉家属，并提出两种可行的治疗方法，一是动手术；二是进行化疗。医生把两种疗法的过程与利弊详细阐明，让病人与家属作出选择。

在留医期间，艾媚发觉古晋中央医院的医生年纪都很轻，即使是专科医生，也不过是三十来岁。这些年轻人确实像陈先生所形容的“不一样”。他们有干劲、尽责，有爱心，尤其难得的一点是他们不像“老一辈”（这里是指以往那种把自己放在超然地位，不愿与病人沟通者）的医生那样，高高在上。脑科专家 Albert Wong 医生就是这种“新一代”医生的最好例子。

初次见到黄医生，他先自我介绍，“我是 Albert Wong……”

在订下手术日期后，黄医生问：“关于手术方面，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这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位这么年轻又有成就的医生在繁忙的工作中，对待病人仍然能做到不骄不躁，确实难能可贵。

每天早上，Dr. Wong 所带领的医疗小组在六时许开始工作。见习医生逐一询问病人的病情，并将其体温、血压等一起记录在病历表中。八时许，Dr. Wong 的助手 Dr. Khor 在见习医生陪同下，诊视病人，根据

病人的康复程度作出各样调整，如增减所服药物的份量，安排进行X光拍摄或电脑扫描，必要时也将病人“移交”给其他专科部门，作更精细的检查。

九时左右，Dr. Wong 与他的组员一起出动，由 Dr. Khor 作详细汇报。Dr. Wong 也亲自与病人沟通。这种病房的巡视一天至少数次，下午与晚上，也常看见医生出现在病房。

刚住院的那几天晚上，隔壁病房常传来一把温和的声音，“Rose, Rose, buka mata, angkat tangan, angkat kaki.....Bagus!”

Rose 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友族妇女，平日血压偏高，在一次摔跤后昏迷不醒，入院后，医生为她动手清除脑中积血。她的病情不稳定，有时对呼唤有反应，会睁开眼睛，动动手指头或脚趾；有时则陷入昏迷状态。

对于这一类病人，医生探视的次数较频密，夜深人静时，我们听到的那把声音是属于 Dr. Khor 的。

九月十一日那天，Dr. Wong 为我动过手术后，下午到病房巡视，过后匆匆飞往沙巴公干。

十四日晚上将近十一时，Dr. Wong 出现在病房，逐一看望他的病人，听护士说，他刚从沙巴回来，风尘仆仆。

一位友人听说此事，以理所当然的语气说：“当然罗！那是他的病人，他有责任去看顾他们。”

我想，这样说对于一位服务于政府医院的医生是

不公平的。Dr. Wong 的付出已不止是“负责任”，他对病人所付出的爱心与关怀，远远超过他应负的责任。

小女孩茵茵（化名）动过手术后，Dr. Wong 对她的母亲说：“现在你不可说不知道女儿生什么病了。她的瘤叫meningioma，不是恶性，但割掉后会再生，所以要定期检查。”温和的语气不像是医生对病人家属说话，倒像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关切叮咛。

值得一提的是，刘茵茵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刘妈妈为了工作养家，拖延时间，没按照院方所订下的日期到古晋中央医院去动手术，Dr. Wong 了解茵茵的肿瘤已到了非尽快切除的地步（茵茵六年前曾动过手术，这一次是肿瘤再生，头盖骨因肿瘤的推挤而隆起，第二次手术后Dr. Wong 为茵茵换上一个人造头盖骨。）故此指示下属，多次打电话到她家里去，催促刘妈妈带女儿就医。

一个好上司通常能以身作则，为下属树立良好榜样。身为 Dr. Wong 的助手，Dr. Khor 颇有其上司之风。看见季仁与我在医院等候多日，他略带歉意地说：“下个星期三我们会为你做手术，但是，生命是很重要（宝贵）的，如果有紧急病人，我们一定要先救他……”

不错，生命是宝贵的。医生的责任也是很重大的，而具有爱心的年轻医生已渐渐在病人心中建立起美好的形象。我们盼望这批优秀的生力军能够以新形

象来影响他们的同侪与后辈。

在医院住了16天，眼看著许多病人入院，又目送他们康复后开开心心地回家，这是医生们辛劳工作后的回报，相信也是他们最大的安慰。

艾媚临别前没机会向Dr. Wong与Dr. khor道谢，谨借此篇幅向古晋中央医院的医生、麻醉师、护士及其他医务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与万二分的谢意。

23-4-2003

手术后半年，与家人合摄。



波比是在天堂

作者：李艾媚
校对：李艾媚
封面：张心蕙（阿比）
出版：美里笔会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Lot 2372-4, 1st Floor, Boulevard Centre,
Jalan Pujut-Lutong,
P. O. Box 1416,
98008 Miri, Sarawak.

印刷：联华印务有限公司
Liang Hua Printing Sdn. Bhd.
No. 1958, SEDC Industrial Estate,
Jalan Piasau, P. O. Box 841,
98008 Miri, Sarawak.

发行：张猷疋
版次：2003年8月初版
国际书号：983-9473-12-3
定价：马币十五零吉

【美里筆會叢書】

1. 解凍的時刻 (評論)
◎田農 RM10.00
2. 蛻變 (小說)
◎劭安 RM8.00
3. 我們不孤單 (散文)
◎李艾媚 RM9.00
4. 羽島獨行 (詩集)
◎林下風 RM7.00
5. 本南人文化的變遷 (研究)
◎蔡宗祥 RM8.00
6. 那季秋色 (小說)
◎煜煜 RM10.00
7. 牛場村雜筆 (散文)
◎徐然 RM8.00
8. 不想回家的孩子 (散文)
◎李艾媚 RM10.00
9. 紅塵有淚 (散文)
◎清平 RM12.00
10. 美里省社會發展史料集
◎徐元福、
蔡宗祥 RM39.00
11. 再見風車 (散文)
◎季人 RM12.00
12. 政論選集 (評論)
◎田農 RM12.00
13. 輕舟已過 (小說)
◎煜煜 RM12.00
14. 夢駝鈴 (散文)
◎楊華 RM12.00
15. 荒野里的璀璨 (散文)
◎晨露 RM12.00
16. 別讓爸知道 (散文)
◎李艾媚 RM12.00
17. 謝名平文集 (雜文)
◎謝名平著/
蔡宗祥編 RM15.00
18. 魚說 (詩歌)
◎晨露 RM15.00
19. 鑽油台 (雜文)
◎清平編 RM15.00
20. 胡斐作品集 (小說)
◎胡斐 RM16.00
21. 迎向朝陽 (散文)
◎煜煜 RM15.00



ISBN 983947312-3



9 789839 473124